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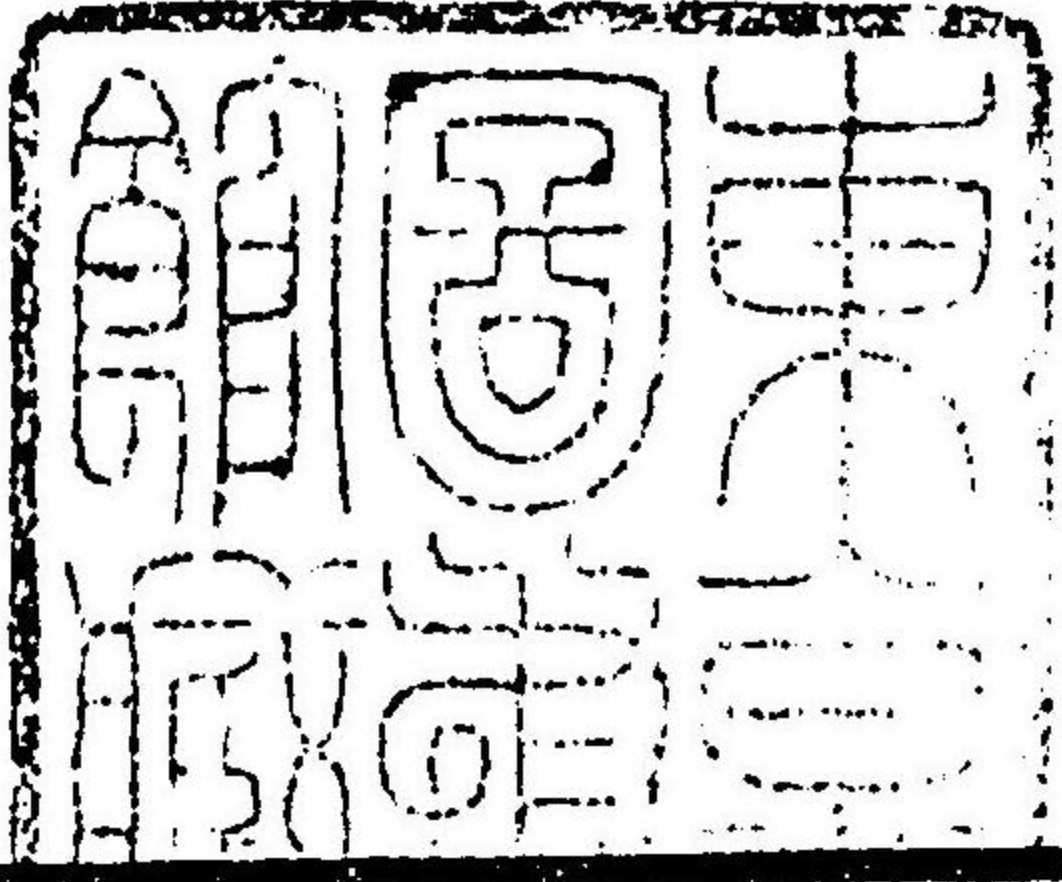
132
6
68

館書圖京東				和書門
六冊	六八號	三一架	傳記類	

先哲叢談續編

東條琴臺著

丑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五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松浦霞沼

名儀字禎卿。號霞沼。通稱儀石衛門。播磨人。仕于對馬侯。

霞沼之父曰彌五左衛門。舊仕于越後侯。從三位中依侯命。附屬其支藩姬路侯。從四位下松平有故。致仕。到于江戸。使霞沼從學於木順菴。時稱小三郎云。

霞沼歲十三。從西健甫。既見于謁對馬侯。侯一見。以為奇童。賜與學資。使益專心於經史。從事誦讀。自是孜

孜孜不怠。未至弱冠。文筆之名。著稱於宿儒碩學之間。霞沼置詩稿於案上。南部州壽偶來見。吟誦不已。既而聞其自作。大驚曰。吾謂抄寫唐人之詩也。時歲十四。霞沼天資穎敏。文學性知。不煩師訓。日弄翰墨。博涉宏獵。不甚經思而成。尤長詞藻。與紀伊。祇南海同甲子。同門之士。推稱二妙。

南海嘗評曰。霞沼少壯之作。太邇盛唐。但恐字句雷同。

磨唐人之臨摹。二王帖。晚年與韓人應對。不自覺氣

格。流入彼調。案南海鍾秀集載霞沼古今體詩四十餘首。中有次韻白玉寄懷却呈古詩。其

高華可誦矣。

元祿壬寅歲二十七。因雨芳洲之薦。筮仕于對馬侯。賜居宅於下谷。邸中居四年。移于對馬。及正德辛卯。韓使來聘。時與芳洲同掌書記。文章之聲馳于海外。彼製述官李東郭稱謂。自鄰交起以降。所未曾有之人矣。

霞沼爲人。雄俊疎達。平生不欲矜飾。炫耀於世。能長其所長。不隱矣。曰。欲學華音。辭令往芳洲。欲學經義文章者。來我許。人各有所自得。而長不必強爲之焉。霞沼歲踰不惑。專志善鄰。嘗奉侯命。撰通交大記五十卷。至享保己亥。韓使來聘。時侯獻之於大府。特旨

賞賜銀錠十枚。執政後山侯信庸伊松平紀傳命曰。

自有交隣之事。徵實剴切。未嘗有如此書。宜優既廩。

豐資給。以使之益從事。其任侯於是擢為原任儒學

教授兼掌書記。用人格自是屢祇役。釜山浦云。

享保中對馬侯奉官命。買人參一萬斤於朝鮮。霞

沼在。以酹監督佳惡。按其所輸致矣。蓋鮮參邇年價

貴。漸致以雜置贗偽。若不能明晰。而辨覈之不啻費

巨萬。受欺詐施之病者。貽害不少。彼獨以產參勝于

諸國。詩驕聞外。雖然生熟不常。豐歉有時。寒暄不定。

乾濕有變。外示富饒。內實不贍。每自苦其不蕃殖。茂

熟也。故奸黠之徒。最巧射利。以形狀似於參之物。能

偽造之。託言於在土之淺深。出山之早晚。乾烘之收

拾。形色之厚薄。而立種種之名目。來多品類。雖彼之

精鑿定者。往往為之所欺詐。而恐以贗偽求售。動輒

被覷。及入於罪戾。綴密鎮固為難辨識。故鮮於不受

誣者矣。霞沼一見。乃謂非上品。固不足以充我用矣。

我既以情告。若不得所請。半其斤量可矣。而已許之。

今所輒致。畢是中之下品耳。僅鑿數斤。業已如此。豈

不近似乎。無信約乎。彼士怫然作色曰。弊邦雖徧小

不敢以麤物。易高價。意者牙儉之徒。粉飾裝成。詎賺

主司所以至於此也。俺輩不預認知，則禮曹宰臣豈能關係于此乎？請須憑貨品題上中下，以質買之。霞沼又見數十斤，不悉佳品。彼士多方回護，巧作遁辭。只曰：豈敢言涉疑似，頗有慙愧之色。霞沼斷然曰：貴國貿易產物，有無互資，不始于今。素不為以求質貪財，而一一檢覈審治之，似窮人數千斤，封署猶全。今悉却之，再擇充我使用者，彼士因騎虎之勢，知不可退。憤然曰：萬斤既不充用，不充用則係于人命。人命至重，豈以耗羨折利論之乎？霞沼曰：然則用捨損益有所處置，不待僕等之揣度。確保無必，薄故矣。彼畏

縮不發一言，稽核憶量，恐其損國體。久之曰：公等遣情俺有一隄調之所區畫，請薪木積之庭，投參萬斤於烈火中，暫時燒之，聞者快之。

語云：天壤之間，未有善鄰而不存，不善鄰而不亡者。東西相竝，何得睚眦而相保？永圖哉！宗氏之據有對馬島也，既久矣。其於朝鮮一葦相航，利澤互關，未曾有背憎違迂。及豐臣氏強梁驥武，一國群靈糜爛殆盡。至慶長丁未，申款初成，乃復周旋。我修勿爽之盟，彼解共不戴天之讎。蠢爾之民，永受其賜。善鄰之政，可謂偉矣。以故宗氏襲封藩鎮，世掌西陸之管鑰。歲時

聘問行李往來慶弔修其好貿易通其利二百有餘年于此境域以安寬永中置監舍於釜山浦地曰以酌菴使五山禪侶祇役于此三年交替而考檢通信文翰之事霞沼往來于此數次正德中新井白石得志於時建議變革通信之舊格者多矣雖然得失相半人或不便之享保中復依舊格不用新法霞沼與芳洲相議不必偏倚折衷新舊取其所當贊成其典禮至今循用而不變皆依於霞沼之所參謀預畫者也云

芳洲長於霞沼八歲不以後進遇之情交最密嘗謂我輩離來梓遊學都下又羈宦於彈丸黑痣之地萬里負絕之域不與弟同休感則無與可語者霞沼依賴之厚四十年如一日終始不變及其知命歲無嗣子請養芳洲第二子名權允字文平襲祿權允通稱贊二郎頗有學術不墜箕裘

芳洲橘窗茶話云霞沼與余同寓雉塾木順巷家塾名少於我八歲最喜成翠虛賦富士山浮空積翠開煙鬢之句吟賞不已一日問我杜詩中何者尤可意我答以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時霞沼年十四五余今已將近六十歲矣追想之天稟所資敏鈍迥別如此

對馬之地。自元祿中百五六十餘年于今。其士大夫語學術。則必曰芳洲霞沼。嘉言懿行。足以師表一國。議論勸戒。足以榮辱四民。無敢優劣之者。

霞沼嘗謂芳洲曰。吾與兄生則同。其師受同。其出處同。其志趣矣。死則當同。其墓地同。其傳記矣。其情境之真。可以想像。余向者與對馬醫員上田玄龍者交歡。問霞沼事實。玄龍役畢歸國之後。速寄霞沼遺事一卷來。依是得知其槩。又有兩森勘兵衛者。舊役在都邸。此人芳洲之玄孫。為余屢語高祖遺事。及霞沼之官途。有功績。其話說載之文苑雜誌。故不贅于此。

霞沼著述。通交大記外。依君命作宗氏家譜卅二卷。又辨駁新井白石殊號事略。作殊號辨正二卷。殊號事略正誤一卷。其餘善鄰原始錄三卷。通志彙編十卷。霞沼寓筆若干卷。皆傳于家。

享保十三年戊申九月朔日沒。歲五十三。至其病革。命子弟燒燼其所作詩文數卷。故片言隻辭無遺。世者其意以謂近時浮華風習。刻行詩文。詩示世人。可深厭惡。而懲芥之。其言雖似激詭。絕俗之見。可以想其為入矣。案霞沼詩文傳于世者不數。白石傳雲集南海。鍾秀集京師。書肆瀨尾雜賢所校刻。正德辛卯韓館唱酬等諸書畢載之。好事之人可以就見矣。

土肥默翁

名政平。字政平。號默翁。一號自觀居士。通稱左仲。越後人。

默翁其先世相模人。及北條氏割據於此。鞭撻近壤。遁入越中。竟據有新川城。天正中兵敗。失地。舉族播遷。多在三越。父良繁始仕于越前侯。默翁生絲魚川。長來江戶。從坂井漸軒學。學就授徒。又善筆札。受其書法者多。

延寶中僑居下谷廣德寺門前街。講說三體唐詩古文。真寶文章軌範等書。每上其筵聽受者數十百人。雖

少時不下五六十人。每人至月盡日。以錢二百文爲謝儀。世之所謂賣講者也。當時講習文學。教授子弟者未甚多。可以觀矣。自是而後。駒籠吉祥寺門前街。芝增上寺門前街等處。處處皆有此事。其舉胎胎於默翁。產出於藤東野。石筑波。生長於千葉芸閣。松村梅岡。名延年字子長。稱多仲。江戶人。老成於井金峨。原狂齋等。至今不絕。

默翁夙喪考妣。事繼母甚謹。四十年間侍養無怠。鄰人未知之。認以爲真常。稱孝行先生。不敢名。

默翁雖性溫厚。好論古今之興廢。暗諷時政之得失。蓋

貞享中朝野多褒貶。人民不安。堵於舉錯。輿論囂囂。故無仕進之意。

一貴紳有勸祿仕者。不肖之嘗言。鸚鵡不愛金籠。絲牢而愛隴山者。桎其體也。鷺鳩不死荒榛。野草而死稻梁者。違其性也。物類猶能知自適焉。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豢養于祿餌耶。

享保十一年丙午四月廿九日沒。歲六十七。葬於城西。市谷長延寺。所著有須留毛餘志一卷。美奴餘濃登毛二卷。狎草三卷。

土肥霞洲

名元成。字允仲。號霞洲。又號新川。通稱源四郎。江戶人。給仕于幕府。

霞洲。默翁之子。生而蚤慧。及其僅言。口授句讀。即能成誦。六歲善書。賦詩。水府義公嘗聞之。召見。稱為神童。霞洲學新井白石之門。講習既久。學術操行。不唯能髣髴其於行草。筆意氣韻。甚迫於真。常代書不少。既在當時。人不能辨識之。

文昭公在甲府時。嘗召見。使講論語中庸數章。而聽之。辨說最明。又使書字。席上走筆大書。其所賦詩。筆勢遒勁。若老成。然傍人舉嗟賞之。時元祿癸未八月歲

十一也。遂以童子為甲府侍讀。賜俸十人糧。及後公入繼大統。加賜二百石。為儒員。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命下儒曹筆語應酬。當是之時。新井白石奉旨。改定儀注。多變舊格。而入其撰者。

木菊潭。高天滄。三宅觀瀾。室鳩巢。服寬齋等。五名皆儒員。以祇南海為宗室紀府。文學加焉。霞洲時十九歲。以白石之推敲。又加焉。合為七名。應接韓使。霞洲

和通信從事李邦彥大坂城。五十韻。其詩膾炙人口。自有聘問妙齡。唱和者不過律絕。以是聲價著聞。于一時。其詩載在于正德七家韓館唱和集。皆係此七人。

石之薦舉者也。蓋當時儒員不惟此七人。坊間所刻正德雞林唱和集。載載林大學頭信篤。同七三郎。信允。同。百助。信智。同。又右衛門信如。人見。又兵衛。沂。同。七郎。左衛門。浩。同。帶。刀。行。察。莊。藤。左。衛。門。良。資。和。田。傳。藏。長。房。安。見。文。平。宗。恒。深。尾。權。左。衛。門。南。直。同。權。十郎。南。謙。桂。山。三。郎。左。衛。門。義。樹。德。力。十。之。丞。良。顯。秋。山。正。藏。正。房。津。田。武。左。衛。門。玄。孝。佐。木。萬。一。郎。玄龍。等。十。七。名。人。見。以。下。皆。係。于。林。家。之。門。人。固。不。入。於。白。石。之。徒。矣。白。石。雖。以。文。學。登。用。居。于。勢。位。天。資。執。拗。不。能。虛。心。御。人。而。私。其。所。好。雖。知。桂。山。義。樹。有。文章。以。其。出。于。林。門。排。擯。之。不。容。矣。若。正。德。七。家。唱和。集。全。以。其。所。好。擇。其。人。者。也。嗚。呼。自。古。雖。明。達。之。人。不。能。免。褒。貶。同。貶。與。之。獎。習。難。矣。哉。

霞洲服仕十五年。竊知時事多變革。不可復舊。謝病辭職。出就散官。後十年而致仕。自是專絕。逢迎。以校定白石遺書。為終身之業。蓋從師命也。白石之家所傳。

于今諸書多出於其所淨書云

寶曆七年丁丑八月十四日病沒。歲六十五。葬于先塋側。所著有新川詩集四卷。文集六卷。霞洲雜纂十卷。退省私記六卷。來韓唱和集一卷。享元聞見志五卷。霞洲之男名君澤。字德甫。號鶴洲。吉篁墩。大田錦城等。友善。嘗誦先人口語云。自童齒至不惑。隨從殆四十年矣。先人現爲白石親炙之門人。每著述成。必任校定。或代手書。多在目覩。不復容疑。白石著述編纂蓋三百種二千卷。其淨書半出於先人之手。由是觀之。其信服推奉之意。可謂至篤矣。

田中邱愚

名邱愚。字喜古。號冠帶老人。通稱邱愚右衛門。後更兵庫武藏人。給仕于幕府。

冠帶本姓窪島氏。其先世相摸人。仕甲斐武田氏。武田氏亡後。移居於武八王子鄉。父某娶委它氏。以寬文三年壬寅三月十五日。生於此。幼有奇才。與兄祖道讀書。近鄰瀧山。大善精舍。早有神童之名。

冠帶自弱冠時。常留志於富國強兵之術。嘗謂財不難於聚也。取予能當。則國富焉。方不難於施也。賞罰能正。則兵強焉。

天和中川崎里正田中兵庫者一見愛冠帶之為人且
識其有遠器以女妻之請為嗣子遂出冒田中氏後
代義父為里正

川崎邑舊有里正五人兼亭長掌置驛之諸事雖其職
不貴總管東海一道海陸漕輸諸件尤稱繁劇關東
郡代伊奈忠賢特能識冠帶之不凡弛免四人專委
任之冠帶一人川崎土壤南接神奈川北連大森鹵
田無羨該部無常民苦其不足供諸役故有典廬舍
鬻妻子尚不能給者六鄉津舊屬大森冠帶建議請
屬之川崎稅津以每人錢二文用之賑救邑中之窮

窘而後至今闔鄉賴其惠

冠帶自請官稅渡錢僅五年許邑中寢富冠帶亦自
貨殖焉嚮所免四人及大森里正等以其被奪津之
事皆妬忌冠帶竊謀傾之詣江戶誣訴擅有私賊冠
帶不敢辨雪之甘心受呵責常出畜資賑濟孤獨民
依賴之者數百戶無幾邑中失火延燒數里乃盡傾
儲財假貸罹災者不敢收息只使邑中給仕諸件不
欠官役訴者慚愧謝解

正德中遊于江戶憑鳴錦江初入物徂來之門自是講
習經史而不息喻告邑中之子弟勸以孝弟力田風

俗不變誦詩書尚禮讓向學者往往而起皆冠帶之
力也。

都令大岡忠相嘗侍幕府言冠帶之為人亦上其所
著治民策大愜旨享保癸卯召問農政水利之要
務冠帶不避諱忌忠告懇懇皆切時情賞賜銀十錠
後賜十口糧使治荒川水不日而畢又使濟酒勾川
而有殊効焉初建議欲修築隄防于此使眾民以一
畚之土石運輸於埤所不問老幼男女與每人錢十
文時屬星夕土俗每夜點燭戲遊謂之盆躍又使邑
中兒婦鼓舞於新築上不勞徒役未至百日修築全

成。

酒勾川武相之間會同百川霖雨涉旬隄防墮壞洪流
滔滔瀾湯數十里稱為難治享保甲辰自使冠帶
治之至于丙午功成永絕其患巖流瀨隄改曰文命
東隄大口隄改曰文命西隄建大禹祠於此又樹二
碑記其始末文命東隄碑云相之酒勾川會同百川
東入于海富士箱根鎮其南大岳舟山連其北實關
中之襟帶海東之咽喉也寶曆己亥之冬富士山東
南之隅土中發火砂礫飛數百里蓋硫黃之氣所釀
也其災傷之所及關東八州之地不見青草者數百

里深者驥丈。淺者盈尺。武相之間。焦土最甚。酒勺川
遂壅。其後比年大水。隄防悉決。以故居民流亾者二
十年于此。朝廷方求治水者。以欲爲生民興利除
害。享保丙午春二月。臣邱愚欽命來載于此。乃大
興徒役。以搏土。乃因地勢。疏水循水勢。導流既平。可
藝人始著。乃告成功。雖然。不有神祐。安得不壞于水
久哉。謹按昔者貞安二年。勢田判官爲無奉。敕治
水。建神禹祠於鴨河。舊章可據。故累石設神座于隄
上。越四月朔。四方氓庶傳聞其舉。不期雲集。膜拜者
弗已。其時土功未全竣。則揭畚輶以擬祭祀。乃與民

約曰。肇自今歲。以逮永久。每遇四月朔。爾老幼男女。
徼神之惠。來拜者。各運土石。以爲神事。神其悅豫哉。
乃降福下民。於穆弗已。則水不失其常。地平天成。穀
登歲豐。乃納爾貢賦。仰供公役。育爾父母。妻孥。俯全
私恩。修其孝弟。和其鄰里。詞訟不興。盜賊屏戢。疾疫
弗行。災傷永弭。者神之惠也。伏惟神昔治水。娶于塗
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弗子八年于此。外三過其門。
而不入股。無肉脛。無毛。是獨何心耶。以治水安民。爲
其心也。故今爾輩運土石。以寘隄。神豈不饗哉。夫神
配后土。與天竝隆。雖萬世尚新。故神即后土之神也。

威靈甚顯。爾輩凡有疾患事故。誠虔禱之。又有效驗。則各量其力。負土實隄。履而固之。以賽神功。勿伐隄樹。勿動隄土。寧堦一塊。勿損一毛。凡爾輩務所以鞏隄防者。皆神之所悅也。神豈貪染盛乎。亦唯在爾輩之誠耳。聞者喜而退。既而具事聞。制曰。可賜金百兩。以為其資。乃附之。諸沿隄之民戶。俾永弗怠其事。且栽植桃李梨栗于上。以為遵實於戲。聖代視民如子。則神之心。即朝庭之心也。因名其隄。以文名。勒石以詔後世。于時享保十一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橘縣田中邨愚敬識。文命西隄碑云。故巖流瀨。

隄大口隄。今改名曰文命隄。臣邨愚欽奉命來修築之。肇建神禹祠。因以名之。事詳于東碑。亦賜金二十兩。以為資給。其花栽桃李。其果植梨棗。以為歲時祭祀之資也。乃令曰。百爾子弟。搏土運石。歲以例補。罅漏而賽神。勉旃勿怠。遂勒石謹告於諸千歲。享保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川崎田中邨愚識。此二碑近鈔示也。近時得坊間刻本。於書肆首載井通熙序。尾題江戶京橋南三町目書肆太郎左衛門板行。其刻成在于享保十五年庚戌夏。蓋當時之人傳聞冠帶之舉。書寫者多矣。故刻布之也。菅野震新菴雜記云。武中有田中邨愚者。相模之產也。歸鄉省其父母。持生魚。取行於山林路傍。有雉。離于

羅已偵伺之設之者未_レ在_レ投_レ生魚於羅中而以爲償
奪_レ雉而去_レ既而設者至_レ觀_レ之遽然曰異哉鳥羅之設
魚則離_レ之歸而問_レ之筮者筮者曰此山神之祟也速
立_レ祠而蓄_レ生魚於池水祭祀以_レ人牲則猶可_レ及_レ免也
村民素樸信_レ巫祝卜筮之言亦懼_レ從_レ之祠漸成將_レ祭
祀焉募_レ人牲於百金不敢_レ有_レ應_レ者邱愚傳聞之曰僕
家極_レ貧不得_レ養_レ父母請_レ鬻_レ身於百金則可以_レ撫_レ育_レ老
幼遂_レ納_レ券自_レ應_レ募於是擇_レ日辰用人牲於祠衆民輒
邱愚夜深而措_レ去邱愚獨坐_レ俎上待_レ神之至四野寂
寥遂無_レ有_レ來_レ者傲然飽_レ飲其奠酒_レ飫_レ食其粢盛_レ放_レ火

焚其祠而還

享保十四年己酉二月擢爲多麻崎玉二郡縣令管_レ五
萬石稅入_レ加_レ賜_レ十口糧當_レ其蒞任均_レ賦稅而除_レ冗費
省_レ徭役而利_レ公私數月之間而縣事大治至十月疾
俄起以_レ十二月壬午日没時歲六十八葬於川崎小
向邑以上通籍無_レ幾未_レ盡_レ其用人皆惜_レ之所著有民
間省要廿卷治水要方二卷冠帶筆記四卷案_レ十二
年十一月有_レ壬午乃十一月冠帶先配_レ生男喜乘先
十日也日月必有_レ誤可_レ考
没後娶_レ淺岡氏生_レ安卿出_レ爲_レ泊瀨氏嗣子喜乘字濟
明襲_レ俸爲_レ縣令云

陶山鈍翁

名存字士道號鈍翁又號訥菴通稱在右衛門對馬人仕于本國

鈍翁少遊平安受業於木順菴深得濂洛旨後歸鄉里以學術登用至郡代官頗有治績至今對馬闔州婦嬰童子能知其姓名矣蓋其以有廣修儲蓄嚴禁私釀特薄漁稅監驗竊買抑止姦賣禁不舉子之諸處置公私盡賴其利云

鈍翁常謂重遲深沈者能處大事輕躁淺卒者不能處小事然則事事物物不可輕卒遇之雖至微至易者

當以重沈而視之

鈍翁在郡宰職十三年廉潔端正威惠共行州民懷之韓人玄同智者篤學之士傳聞鈍翁之治績以為漢世循吏之流矣

對馬之地野豬蕃息蹂躪田畝農民不堪其害鈍翁與郡司平田類右衛門建議言殲豬策侯命從其言自元祿庚辰始就其舉至寶永戊子其功全成前後九年服事其勞州民至今受其賜佐護鄉鈍翁之所產也鄉民請雨芳洲記其功績立碑於此其文云在昔聖王之治天下也或驅蛇龍而放之菹或驅虎豹犀

象而遠之。以其為民害也。蓋禽獸之害。猶盜賊之於國。盜賊興則良氓苦。禽獸擾則田畝荒。姚相捕蝗之使。韓伯徙鱷之舉。豈出於不得已哉。曩者我對馬州之害於民者。莫甚乎豬。毀苗損稼。無所不至。而晝有儲胥之設。夜有叫呼之逐。猶且苦於艱食。眾視為仇敵。終莫之殲。非特一世而已矣。陶山平田二公之為郡司也。奉上愛民之念。出自天性。深知足食之本。在於勸豬。乃牽州內之人。大為田獵。每歲以自臘月至二月。為合圍之期。大柵小籬。類魚投罾。據于榛莽者。燕馬脫于奔逸者。尾焉。勞思覃精。維勤維勵。嚴號令。明

賞罰。處分區畫。靡不周盡。庚辰元祿十三年十二月。起于豐崎。己丑寶永五年二月。終于豆殿。亘古莫重之患。一旦悉除。深山邃谷。無有一遺種矣。於是乎斯菑斯會。惟力之視。遂使枵腹者無甌窶。滿篝之憂。使守夜者有貼席安寢之樂。嗚呼。微二公。吾誰適從。真堪與夫聖世之治。賢宰之績。上下出入。同其功矣。因為記事。勒石傳於永遠。凡為我子孫者。庶幾乎感其恩惠於無窮。而罔敢或忘也。佐護鄉人。醵錢建之。鈍翁治郡之久。賞其有績。寶永丁亥。累遷藩參政。至秩三百石。屢有建言。皆侯家之要務也。勇往果斷。諷刺

得失言之愈力。既而不容。僅三月而罷。自是以還。閉戶深坐。不猥交人。著述自娛。二十餘年。人皆惜其所抱負。不展於時。

享保十七年壬子六月十四日沒。歲七十六。其人深智宏達。將大有所施。為費志而沒。洵可以悲。余讀其所建議治安策一篇。益識卓論。玄同知所稱實非虛言矣。所著春秋大義十二卷。通鑑綱目大義卅二卷。民止說財用問答各二卷。老農類語三卷。訥菴雜錄六卷。其餘雜著數種。未詳其目。皆傳于家。

向井滄洲

名三省。字子魯。號滄洲。通稱小三次。後更魯甫。攝津人。

滄洲足利氏之庶族也。元弘中。右京亮仁木義長從幕府尊氏。屢有戰功。其子越後守滿長始居于伊勢。向井邑。是為向井氏始祖。其子右馬助滿將。其子教將。稱二郎。其子貞長亦稱右馬助。其子高長稱四郎。自是以後。子孫播遷。無有聞者。祖父吉長舊徙住東與。生休寬。休寬西遊。以方技筮仕。乘名及高槻。諸鎮後。辭仕家居平安。當其在高槻。娶中島氏。生三子。滄洲其季也。

休寬後更休閒。號休庵。方技之餘善書。中島氏名三性。天資聰敏。頗讀書史。賦詩又善和歌。滄洲幼穎悟。受四書。句讀於母氏。休閒愛之。及其成童。聲音似母氏。故以三省呼之。蓋性與省同也。

滄洲蚤學于木順菴。既而順菴被徵東下。亦負笈寓于其家塾。與新井白石室鳩巢兩芳洲等講習經史。時天和壬戌冬也。

滄洲在江戶五年。會父休閒卧病。倉率歸京侍養一年。遂不起。雖服闋後。不欲再東。能守先人之舊廬。與母氏居。以教授為業。

滄洲自辭順菴而歸平安。以同門先輩之故。常從柳川

震澤。受其誨。督震澤長於滄洲十六七歲。其在木門

最稱高足之弟子。順菴男菊潭。名寅亮字汝弼號菊潭稱平三郎亦

從學之。寓于震澤。塾滄洲與菊潭同甲子。於震澤之

門。有澤近於洲。洲近於潭之語。蓋言其學術之有深

淺矣。

滄洲天和壬戌歲。僅十七。與菊潭同。從震澤與韓使成

翠虛李鵬溟洪滄浪等。筆語於大阪客館。蓋韓使來

聘。贈答詩文者。雖操觚輩。未至冠者。不猥許列於筵

席。二人皆童。亂總角。得列於此。後總角應接韓客。以

此二人為之始例云。案壬戌歲來聘唱和詩歌者不
及正德以降之眾而先是寬永
癸未明曆乙未應接者大阪江戶僅不過數人至此
壬戌寢多可見下文學未甚闡而從事此技者不
多矣
滄洲所唱和詩文詳載在干平安書肆丁子屋源兵
衛所輯刻和韓唱酬集其書十二卷記載六十八家
足以見其
應接之人

震澤從遊順菴最久矣。順菴東行之後猶在平安誘掖
後進。滄洲兄事之。其餘順菴之門人悉從焉。震澤未
至五十歲而沒無子。順菴遙聞之深痛其絕祀使滄
洲冒柳川氏繼其緒業。滄洲稱柳川氏三十年後復
本氏。蓋雖出於不得已識者薄其所為矣。近時余所
見讀書種子類於此者多矣。業已出後人家及一時

得志衣食有餘斷然歸復舊姓無所忌憚可惡之甚
也能知冒他姓之非是宜先固辭之若或不辨識其
可否誤受人後自有處置之適時宜何忍廢棄之乎。
古人謂龍有蛇一鱗不害其為靈玉有石一脈不害
其為寶士有一惡不害其為小人出冒他姓者不可
不慎。

滄洲天資渥重。至於居家日用之微皆悉有節整齊不
錯。妻子奴僕常畏其規矩之密而樂事之簡易。一
使令者雖至其期無辭去者。復請留止。

滄洲歲踰不惑初有仕志而好為深湛之行舉世希遇

故不果。及晚年，稍自檢飾，學修經業，行尚守約。名其堂曰敬居，嘗謂教育子弟，宜我躬先之德，以爲經才。以爲緯。二者始於居敬。其言實然。其門人若宇明霞之博達豪邁，石川麟洲之德義敦實，雖其學行皆由性質。滄洲薰陶之功，亦不尠。

滄洲歲六十六，以享保十六年辛亥正月十九日沒，葬於洛東鳥部山慈芳院。娶牧野氏，無子。養伯兄玄貞，子信義，字誠安，號橘洲，爲嗣。及其易簣遺言，信義歸復本姓。信義依稱向井氏、柳川氏，遂絕。

松崎蘭谷

名祐之，字子慶，號蘭谷。一號甘白，通稱多助。丹波人，仕于筱山侯。

蘭谷家世仕筱山。壯年從其父移居平安，監於邸事。蓋西州諸侯置邸於輦轂下，以便交通收約於大阪。奈良伏見、大津等諸方邸監者，所謂屋鋪留守居也。父久居其職，故襲之服事廿餘年。於此遂無過失。蘭谷以自少在京，執贄於伊藤仁齋之門。後與東涯友善，專信其師說，終身遵奉不變。

蘭谷幼有奇才。仁齋深稱贊之。及長，果博覽群書，通練時務。尤善應對言辭，款接之人，不論親疎，一見稱侯。

家之得其人矣。

蘭谷平生色嚴而氣和。雖好為廉潔之行。不與世俗迂。故應接者畏其剛毅。退而後愛其愷切。無不散挹風猷者。

蘭谷中年之後。好臨池。技尤長。草隸細井廣澤評曰。筆法之齊整。在于林道榮。高天濤。佐文山之上。余嘗見一色時棟。唐本類書考。坊間呼曰二酉洞。書目錄者是也。載蘭谷題序。其自書而摹于文衡山者也。

蘭谷留情文章。能狀物品。而詞義典雅。不流艷富。又不染時習。嘗評物徂來。唱修辭。說曰。惜哉。以彼宏覽之識。而甘為如此奇癖。雖電耀時目。風靡海內。不必經五十年。而衰廢矣。若不自知。李王之業。非純粹之文。則愚之甚者也。或自知之。奉崇其說。不惟欺人以欺己。乃罪之大者也。彼有一於此。其評果至于安永中。驗焉。攻擊修辭者比比而起。不惟文章之上。於其經義訓詁。不復振。可謂巨眼矣。

蘭谷博洽之餘。研究本草。與稻若水最厚。正德辛卯。韓使來聘。時客館筆語質問三物。於學士李東郭。其一示鶯。寫真曰。我土有鳥黃綠大如雀。名曰鶯。正二月發聲。其音圓滑可愛。至四五月不鳴。想與唐山鶯大

同小異。貴國鶯亦同我鶯乎。其二示山吹花葉一枝。曰我土花草叢生墻垣間。長四五尺。三月發花。其種有黃有白。有單瓣有重瓣。名曰餘醪。或曰棣棠。未詳孰是其三示紅葉一枝。曰我土名曰楓。二三月發芽。至十月始紅。丹色可愛。未幾飄落在山谷者最殷。紅貴國有是等耶。名稱如何。東郭答曰。僕舊聞貴邦無鶯。而今承眎教。其形頗似鶯。而所謂鶯。只有黃色無綠色。我土鶯自三四月始鳴。至秋止。清圓聲音如所示耳。餘醪果如所示。而棣棠僕嘗遊我土。湖南時見於人家有之。長四五尺。其色淡紅。若躑躅花樣。貴邦

亦想如此。自入貴邦境。多有揭問楓樹異同者。蓋其枝葉比之我土。楓稍大。未知何物為真。所謂楓。或別有異種耶。大小之異。或以各地之有別。未可盡知也。此三質問。雖不足記。留心物產之一事。可以知耳。

蘭谷有二子。伯名千之。字萬作。早從學東涯。寓于古義塾。僅踰年而輿病歸。筱山無幾而夭。歲十七。有小川遺稿二卷。叔名賢。字子齊。號東郭。伯叔皆以才穎被稱。賢亦二十三。沒有東郭遺稿三卷。江北海續日本詩選載賢詩二首。以為蘭谷孫者。誤矣。

蘭谷自喪千之。哀傷病起。以享保二十年乙卯七月九

日沒歲六十二葬於筱山城東王地山中。所著有本朝曆史徵二百七十二卷。同目錄四卷。膝下問答六卷。刀篋四卷。鏡篋三卷。訓彙八卷。鎔冶漫筆五卷。史論奇鈔七卷。唐詩河海十二卷。言志集三卷。甘白雜錄六卷。後錄六卷。筱山志二卷。山陰雜筆四卷。蘭谷集十卷。龜山西脇棠園翁嘗謂弊藩之士松崎蘭谷崎白圭其男觀海與譏社諸名流周旋故世皆知其學術稱其為入人之處世不可不博交蘭谷雜筆載評程明道之事先儒所未嘗有之論也昔讀之謂其大意云程明道之沒也文彥博題其墓表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今案明道宋仁宗年號而經三年改元景祐也嘉號之字固不少矣不當以為臣之私謚而彥博躬在宰輔以此題其墓明道之弟伊川受不敢辭兩者皆所不可解者也後人亦無議及

于此者蓋阿其所好耳此等識見遠出於白圭觀海之上矣余聞之於翁在文化未自爾以降二十餘年之後得錢大昕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讀之亦有此說而蘭谷先于大昕五十年固非襲之者真暗合耳翁名簡字居敬龜山之世臣受業於東藍田藍田物徂之男金谷之門人也余少壯之時因翁得聞護社遺老之事實者尤多矣今偶憶起其言記焉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五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六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伊藤梅宇

名長英。字重藏。又以為通稱。號梅宇。平安人。仕于福山侯。

梅宇仁齋之第二子。東涯之異母弟也。母瀨崎氏。仁齋先娶緒方氏。生東涯。蚤沒。故再娶之。瀨崎氏名總。丹後園部人。頗有婦行。生四男一女。梅宇其長子也。

梅宇寶永中筮仕于德山侯。侯最信仁齋之學術。徵聘東涯不應。侯懇請不息。故俾梅宇代之。而猶在堀河。

時時往來德山耳。而受其餼廩。正德辛卯韓使來聘。德山侯時爲館伴使。使梅宇專掌文翰之事。先是德山之地。文學之士。未甚有多。及梅宇仕于此。從事於經史之業者。踈蹠而進云。

梅宇歲二十三。喪仁齋。受東涯之誨督。後與諸弟環坐。連榻讀書肄業。皆依梅宇之指揮。而學術皆夙就焉。梅宇少於東涯十三歲。長於介亭二歲。長於竹里九歲。長於蘭嶼十歲。能友于之。後各繼述先業。不墜家聲。時人呼曰堀河五藏。以字藏之字也。

梅宇尤長言語。講說經史。辭爽理暢。音節亮亮。還出於東涯之上。聽者敢無倦怠而欠伸者。

梅宇常愛陸游劔南渭南二集。以爲老蒼宏雅。不讓老杜。我土之人。當是之時。未有真知放翁詩者。梅宇有意於校刻二集。不果。

享保丁酉春。辭德山之餼廩。專以教授徒。翌年戊戌。筮仕於福山。携家移居。蓋福山之地。先是皆山崎氏之學派。無長於詞翰者。自梅宇到于此。闔國向風。文學丕變。無曩時之陋習。逞私見。

梅宇訓導子弟。寬厚有餘。講習不倦。鉛槧自娛。鑽研博綜。至老彌篤。若使之在於輦轂下。繼述之任。當不減。

于東涯。居趾避遠之地。二十八年。故無識其學術操行者。惜哉。

梅宇以天和三年癸亥八月十九日生。以延享二年乙

丑十月廿八日没。歲六十三。按與田士亨所撰墓碣以貞享元年甲子歲為

生者蓋登一年今據家譜不從墓碣葬於福山城。西無量山定福寺。私

謚曰紹孝。康一獻先生。娶佐野氏。六男一女。伯輝祖襲

祿百五十石。仲長鵬。叔長富。餘皆夭。所著有志林二

卷。談叢七卷。講學日記十二卷。相遺窩詩稿三卷。梅

宇文稿五卷。

伊藤介亭

名長衡。字正藏。又以為通稱。號介亭。平安人。仕于

高槻侯。

介亭。仁齋之第三子。梅宇同母弟也。以貞享二年乙丑

十二月十日生。舅進齋舊仕土屋侯。在于江戶。以其

無子。約以為嗣。猶在兄許。受其教育。後進齋致仕家

居。故欲自以文學起家。移居于樵木街二條樋口。教

授為業。

介亭自少好書。字常事。臨池之技。尤妙於行草。經義之

外。以筆札著稱。又善繪事。能作花卉。

介亭性稟樸質。不欲粉飾。不好聲譽。惟以研窮家學。繼

述先志為專務。絕無名父之遺業。而誇耀於人之態。然東涯沒之後。以其壽特存於世。推尊之者極多矣。洛攝之間。每人欽重。荷聲價於一時焉。祇南海答梁峽巖書中云。小亭詩筆兩長。亦好繪事。寫蘭竹花卉山水。崑滿頗有風致。不似邦人之所為。其習襟瀟灑之趣。更不似平生之端慤。要之繪事雖小技。自在讀書上。而出自於隨方圓。施規燹之餘地。從事於後素業者。不可不識。今按觀此書所言。小亭能畫之名。既為當時有識者所稱譽。小亭每待人。能盡恭敬遜己之誠。與忠恕推物之實。故

一應接之者。皆感服其為人。世稱以為有乃父風。享保丙午四十二歲。應聘於高槻侯。猶居平安。受俸三十口糧。屢往高槻。講授經義。侯家待以賓禮。恩遇甚優。其在侍讀職也。歷事四世。亦預聞藩之政事。頗有納約之益。上下皆依賴焉。

小亭少於東涯十五歲。仁齋沒後。受其撫育。故常以報伯氏鞠養之恩為志。嘗作座右銘。自警云。時食時衣。風雨無侵。一世斯恩。天高地深。雖其辭不甚工。發自至情。此無虛構。足以窺其志。

安永元年壬辰十月廿四日沒。享歲八十八。葬於小倉

山二尊院先塋之側。私謚曰謙節先生。皆出於門人之意。初娶不諧。卒無姬侍。潔居終身。以弟竹里第二子維孝為嗣。所著有謀野危言。救荒小言。各二卷。經濟小言四卷。謙節遺稿十二卷。

伊藤竹里

名長準。字平藏。又以為通稱。號竹里。平安人。仕于久留米侯。

竹里仁齋之第四子。梅宇同母弟也。歲十四喪父。為伯兄被撫育。及長博覽於群書。最長史學。享保中以父之門人湯河東軒名丙治字丁甫平安人之薦舉。解褐於久留

米文學。受俸廿五口糧。猶居平安。後擢世子侍讀。移於江戸。居赤羽。邸時歲廿五。

竹里東到之後。以名父子。信其學術。從遊者頗眾。江戸奉崇堀河學者。篠崎東海首唱之。湯河東軒及竹里和之。先是東涯將遊于此。觀關東之光者數次。不果。及竹里至于此。詳識風俗習氣。異於五畿。故絕意不到。

竹里在赤羽。邸舍繼述家學。教授徒弟。與服南郭居。僅隔赤羽小流。北岸南畔。不甚相遠。南郭以護社之高足。確視一世。有得其許可者。入皆信其言。南郭一見

知竹里之為人稱爲溫厚長者。

東涯贈竹里赴久留米言云。自先子開門唱道蓋六十有二年於今。壯而衡門之下。獨抱遺經。以闡明聖人之道。爲己任。奮不顧身。持孤論。立獨見。不肯求知于當世之人。一二親厚者。勸其稍遜言。以徇時好。先子不肯改其故。每曰。千歲之後。必有子雲。隱居自若。粗聞已久。衆論稍靜。先張之弧。後說之觚。中歲而家道甚艱。予與四弟三妹。坐食在家。親厚者亦勸其使子弟就仕。出贅。以爲後圖。先子亦依違不肯。遽從。每曰。人生而墮地。衣食自有分。何必汲汲從容。晏如既而

先子棄世。遺書稍布于世。雖未至迴衆人之視聽。而讀其書。知其人者。不唯服其言之可信。而亦慕其德之可欽。歲戊戌。仲弟長英釋褐福山。今茲四弟長準亦將赴久留米。蓋及先子之門者。分處諸侯之國。稱道遺德。以丐其祿用也。嗚呼。存沒六十年間。先子之言。久而有徵。臨行。同志多有贈言。長準丐予亦一言。以叙別。因告之曰。予以屬在長。叨主宗盟。欲訪先子之道。必咨焉。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先子之所以欲成吾輩者。豈二其儀哉。然則欲駕先子之道。以傳之當世者。豈吾一人之責也哉。

漢之馬氏。宋之竇氏。皆有五子。克揚家聲。庶幾汝之亦服先子之道。修之於其身。傳之其同宗執友。與其士民。以毋負拔用之盛意焉。享保八年癸卯孟夏朔日。按時竹里三十二歲。始到久留米。無幾而還。猶居平安。後五年為世子侍讀。移居江戶赤羽邸。是為享保戊申三月。自此而後。從侯駕往來久留米四次。又歸省平安三次。其至謝世在江戶二十九年于此。竹里與與田三角書中云。僕常謂人之幸。莫幸於為名家子孫。而其不幸。亦莫不幸於此。學術有受授。習業有傳來。能守先緒而造之。自無艱澁勞苦之患。何幸及之。雖然。學有些。不精密。習有小。不堅確。概責之於子孫。而其父祖。其子不肖。為不守箕裘。其不幸。

莫甚於此。僕固無過人之量。戰兢萬端。恐先業之墜於地。故日夜乾乾。以紹述父兄之志。為專務。實成爲之。故也。此言可謂知言矣。世人以仁齋諸子。東涯蘭岨。時呼號堀河之首尾藏。顯著藝園。而為學術不讓於仁齋。特稱揚之。以梅宇介亭竹里三子。為無足以言。未知其為人是覺言也。今考三子之為人。雖其經學文章。不逮及於東涯蘭岨。其言行藻履。無復害為真儒。余讀梅宇志林。介亭經濟小言。竹里赤羽湯筆等。諸書。皆足以資考據矣。要之東涯之博洽宏綜。蘭岨之精核旁通。固世之所以不易得。以是比較三子。

可謂不知其類矣。

竹里東移之後與故赤穗遺士寺坂信行吉左衛門交歡信

行仕于土佐支封山内侯在麻布古河與竹里居相

近數互往來嘗記其所聞於信行曰枕干小錄雖記

以國字無一虛飾當時之實說也蓋信行受大石良

雄之指揮復讐之夜單身疾馳告事於赤穗遺族在

廣島者也信行没而竹里作其墓碣文云按信行墓

河曹溪寺其文云寺坂吉左衛門諱信行世仕于故

淺野侯於播州赤穗為隊長吉田兼亮之屬吏其為

人也朴實敦厚事君長忠與朋友信棄己若癡當大

石良雄等復讐之時雖在卑職亦共與焉抱水握火

艱嶮萬狀無所不為與眾謀之事能已成眾議一決

而使信行報告於先君遺族在安藝者其役畢還則

良雄等既死其事在人口口今不復贅名正義精無可

議者也最後遊事於山内主膳侯恩遇殊渥高節稜

稜勇氣超倫世皆稱之至今不衰延享四年丁卯十

二月六日罹疾而終享歲八十有三葬于江戸麻布

曹溪寺男信保以予有舊來請予誌于墓石因記大

略係之銘銘曰身在下列共耀忠誠志既遂矣遠

邇傳聲心迹俱全諤諤之英寬延二年歲是亦世之

所不知

寶曆壬申春初江戸瘟疫流行赤坂青山麻布南芝之

諸地殊甚方技之士遠邇奔馳棺槨價貴闔鄉貼符

門戶而欲厭勝避之巫祝禱穰有得利者竹里家人

亦請治之不肖貼符曰我生六十餘年家無新樣物

又無追時好夫我不與世同好世亦豈能與同病哉

時疫之傳染在恐與不恐更不關於此其家竟無疾之者。

竹里常謂心平氣和雖溫柔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雖迂遠而有透徹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物可以言世務。

寶曆六年丙子九月十一日沒於赤羽邸舍歲六十五因遺命葬於麻布曹溪寺二子長維章次維孝維章襲祿後辭仕還平安維孝為仲父介亭嗣竹里著述有數種未詳其目余所見赤羽漫筆四卷枕干小錄二卷耳余常以東涯先生為我土先輩之第一歎服。

其學有本原故仲叔之於學術與世襲業不同可以知矣。

平東海

名維章字子文號東海篠崎氏通稱金吾江戶人東海之父三菴業醫其母嘗夢奎宿光耀入于懷身動如孕者期而生之九歲讀平語十二卷諳記事實遂取四書五經自誦習不假時師之教授十五歲博綜旁通無書不解時稱三哲後最事宏覽無所偏主獨以精核強記自喜。

東海少而喪父生質脆弱不堪素羸自試醫術常事藥

餽。遂入于尚藥御醫管李蔭。名正。字宗。之門。講習方技。悉受秘訣。李蔭以國手聞于世。深知東海之非凡。乃謂曰。以子之才學。從事方技。甚似可惜。自今立志。宜以儒起家。吾兒正朝。厭薄方技。不欲修家世業。將為儒士。子其誘掖之。使兒成宿志。東海敬諾。相與切磋。愈力。正朝乃麟嶼也。無幾。歲十三。擢為儒官。東海之所贊成最多矣。

李蔭與物徂徠友善。麟嶼雖承東海之教督。而講習學術。使之執贊於其門。徂徠驚麟嶼之才敏。呼管神童。不敢名。亦奇愛東海之為人。屢稱其學術。故其門下。

士。大宰春臺服南郭等。皆無不眷注。時歲二十八。後徂徠戲曰。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今若子輩。可謂東海出一儒者矣。每見呼以東海。因是遂以為自號云。

享保乙巳之秋。麟嶼請暇遊學於平安。蓋意嚮注伊藤東涯。冠冕儒林。東海與之俱往。從事東涯。寓于堀河書院。踰年。麟嶼罹病。亦聞父疾。而還。東海護送之。無何。謝李蔭。僑居吳服門外。教授為業。

東海僑居之後。從遊者衆。戶外履常滿矣。有訓蒙師連墻三四年。納交請屬。情態不透。雖晤言一室。遯席而

遁或相遇於途。目若不覩者。常避之。東海亦知唯唯之間。錯其氣宇。遜言恭色。而避其猜忌矣。先是東海聲價甚高。王侯貴紳。無不知其名者。恰若以後進晚生。厭倒先修者。宿者。白面青衿。附和長老。巧成向背。冒嫉其才學之富。羨妬其講業之盛。而不能摧屈之。亦不能軒輕之。作為莠言。故誣妄之。吠響之甚。遂使之栖遲於衡門。嗚呼聲價之所在。謗議亦從之。自昔在然。

享保中小幡侯信久。從四位下侍從織田越前守厚聘召東海見之。問曰。先生將何以教於余。東海對曰。臣不知也。而無

已則在於君之國政乎。臣幸賴天之寵靈。苟不懵昧。文武卷舒。不敢後於鄉人。侯大喜。延為上客。

小幡侯優待東海。穀粟之餽。聘帛之遺。歲時不絕。禮貌不替。其藩執政松原某等。執弟子禮。皆師事之。奉款尤至。東海嘗陳所見。建議當時之要務數條。輔裨庶政。蠲除煩碎。屢往小幡。巡視封內。嘗聞輿人之謠曰。東海之黔。實慰我心。西山之早。實為我霖。闔境信服。百廢皆興。時稱為上毛第一之治矣。

享保中。林鳳岡以一代之耆宿。名重於天下。嘗見東海之詩文。召見東海。喜曰。此吾所願也。從遊講益。鳳岡

愛其才學。延譽之於侯伯之間。稱為學博。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當時淳質之風習。先輩之虛襟。推獎後進。率如此。

東海素貧。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千卷。衣被不具。自若。鳳岡顧眄之。每月給賜費資若干。窮窘如故。後使東海移居于邨中。講說經史。誨督諸生。無獎為都講。學政之外。諸務盡決其手。鳳岡神宇宏豁。淡于財利。以其所有。盡委任之。不問出入。自諸國至寓于此者。數十人。常依賴之。東海亦留意檢厲。最勤于事。不厭煩劇。不倦誨督。六年而辭去。再僑居吳服門外。

東海與井蘭臺。

名通熙字子叔。江戶人。

關松窗。

名修齡字君長。河越人。

友善。

二人皆執贄於鳳岡之門。又兄事東海。雖然。二人儼然。自稱林氏之徒。干求諸侯。皆不好。研究洛閩之性理。尋繹漢唐之傳疏。故講說經書。不專主於程朱。博用衆說。或請嚴禁之。東海曰。林氏之學。貴博。不厭雜。豈與山崎氏之徒。同其旨趣乎。

東海宏覽之識。特通之見。不唯經史。殊精於我中世以降之典故。所謂國學記傳。有職故實。物語家集之諸書。無所不盡通。

東海當在林公邨。常減省己資。惠施於塾中寒酸子弟。

故寄寓于此者。悉慕附之。最得衆之歡心。稱曰欣娛生國音與金吾同也。

東海嘗告人曰。吾沒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傳

誦余言。推察余心者。其言經三十餘年。果驗矣。平生

有欲振起吾中世以降之典詰。成一家言之意。既有

同時若羽倉澄種。名。伊豫人。加茂真淵。名。京師人。等著眼

于此。至本居宣長。名。伊勢人。村田織錦。名。春海宗士。觀。江戶人。等。

其說大行于世。

東海答菅野無山。名。平江戶人。書詳抒其所見。今而不傳。

恐逸故附載焉。曰僕嘗謂人患不遇明師良友而已。

幸遇其人矣。宜吐露情實。自無所隱。以急於求益。故

初通問。後奉書。自叙其為學始終。而足下不厭棄外

之。乃辱復書。所以慰藉。而將誘之者。甚至且諭以師

友淵源之所。自起并評論當世之人物。欲使固陋之

愚。知所取舍。而不迷於趨向。又使僕試言其心之所

存。將以復見教也。願足下之眷亦厚矣。僕亦當以何

報之。竊讀足下之書。知其蚤歲好學之篤。與求友之

急。此皆古人之遺美。君子之素行也。使他人能之。將

反復嗟嘆之不暇。而於足下得之。不足以稱也。至其

所歷舉者。皆世之推以為巨擘者。學行之高卑。造至

之疎密。僕亦嘗聞之。不知數子之於古人。若是班乎。其於道孰能得失於此。有於學者。所當辨識也。僕聞君子之道不一矣。有以道德師之者。所謂人師是也。有以術業師之者。所謂經師是也。其餘有一事之師。一行之師。一技之師。一言之師。雖其所得有深淺之不均。然謂之則不可矣。足下始從中村惕齋。與毛利貞齋。而遊。其所得未深。及其後得山崎闇齋。諸書。始知其所趨向。見其高弟佐藤翁。從事之。遂能斷然以有所得。而為終身之師。而不知足下之於佐藤翁。所以師之者。道德耶。術業耶。觀其所信服賞揚之者。亦

不過講論經典。修述簡編。則是術業之師而已。遂以此推尊之至。崇奉之極。及其受授所由出。至闇齋之學術操行。以為朱子之後一人。則其視朱子。何如乎。朱子博文約禮。三代以降第一之人。兩極其至者。加焉。以宏覽多識。折衷群言。以成其家學。庶幾乎集而大成者。故傳之盛。至今不廢。雖有攻者。愈攻則愈熾。不能撲滅者。實有近似聖意。遠出於漢唐諸儒之上。故也。及其晚年。義精仁熟。德盛道尊。聲名遍夏夷。照映古今。朱子之所以為朱子者。如此。近世之人。雖有學行。立成一家者。豈能足以望藩籬哉。朱子之後。宋

有真西山。元有許魯齋。明有薛敬軒。其學術操行。雖有醇疵。亦非近世之人所企及也。而今蔑視數子。獨推崇闇齋而上之。欲使以繼紫陽之學統。而非尊闇齋。昇朱子者乎。昔者杜預註左傳。顏師古註漢書。胡三省註通鑑。皆使左丘明班固司馬光之旨。明著後世。後儒乃稱其有功。以爲三家之忠臣。未聞有以三子而爲左班司馬之後一人而已矣。今足下所稱闇齋數事。亦要之有功於朱子云爾。視夫校刻易詩四書小學近思錄大極圖說語類文集等之諸書事。猶螢燭之於大陽。涓流之於江河。而謂之朱子之後

一人而已可乎。此足下尊師受授。阿其所好。自不知其言之過美也。蓋君子之過。常失於厚者耶。夫道者。公於天下者也。師者所以求道也。故君子之於師也。雖愛尊之。亦不至於阿其所好也。若以一二有相近似。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則非僕之所能信也。若闇齋。逃佛而歸儒。尊朱子而黜百家。嚴師道而誘後進。其有裨於此道。固不待僕言。實近世之豪杰也。然其人自處太高。待人太嚴。少含弘之風。乏寬優之氣。不些容人之過失。其受授之間。無能平心虛懷。從容委曲。以盡彼我之情。此其所短也。足下所謂聖賢之氣

象者。恐不如。此古稱溫恭溫厚。寬裕寬容。聞齋豈不
知之乎。至晚節。好所謂神道者。使人失望為之。嗟嘆
不能已。嗚呼。僕何人。以後進之鯁生。而私議先輩。固
知僭偷之罪。無所逃避。而區區之見。決不為高明所
許也。然足下所論云。觀近時人物如何。今已奉命。乃
曲徇苟合。自誣雷同。僕於交誼。不敢為之。君子不言
人過。先輩不輕議。此士之常行。所當慎也。至其與師
友評論人物。賢否。則有不然者。必當達其詞理。盡致
軒輊。曲直得失。各極其趣。已矣。不然。則無以為講學
之益。質疑之地。故肆狂妄之言。略不辭讓。願足下矜

僕之愚。能教之。僕幼事記問詞章之學。未嘗及經世
有用之學。既長。而後衣食奔走。無復接於當時之逢
掖士所交。二三舊故。固陋寡聞。甚為可醜。足下不知
其然。以取友多少。誤為之問。不能有所稱引。以塞厚
意。則逡巡不自安。益增慙懼耳。足下又以經學不達
於王侯大人。為遺恨。此固其所也。然經學不自達。必
有能達之者。今王侯大人。所以待儒臣文學。備顧問。
說書者。不過以方技小藝之徒。而寵幸之。何敢知尊
其道。禮其人乎。而儒臣文學。所以奉公供職者。徒亦
以此偵視。其投上所好。僥倖求容。語默去就之間。

不見可畏可信者。雖武人俗吏亦易侮之。况王侯大人乎。王侯大人不下士久矣。固是為好勝自用者。而聖賢之言多觸諱忌。今使自用之人就所侮之人而聽所忌之言。宜其遽爾不經心也。然欲經學之行。豈其可得乎。竊謂儒者寧為人主所忌。無為人主所侮。則其所得多矣。夫唯不侮然後能信者。至能信者。至則吾學漸可達於上矣。而達與不達命也。侮與不侮。我所自為也。顧其立志之高卑。何如耳。故云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然則非人主之侮儒者。儒者之自侮也。足下亦云。苟祿以肥妻子。誇於世。不待識者而

後醜之。今世絕無此等語。足下特能言之。其所抱負亦可知已。苟使世之人皆如足下。激昂憤發。自能進。則身不卑而道尊矣。志不屈而學行矣。而未嘗遽以語人。恐是取怨咎。願足下勿以示他人。儻有與足下同志者。僕無隱於此。書不盡言。伏冀良察不也。

元文初患痒疥。養痾於小幡侯。邸舍自製藥方服之。已舊。眾醫攻之。期而弗愈。其所服飲多是真砂龍腦等之諸藥。價資最貴。侯捐若干金。給之。積年痼疾。漸漸都除。竟瘳矣。遂寓于邨。侯亟饋鼎肉。贈縑帛。優待陪於初。嘗謂東海曰。小幡雖最爾小邑。有民人有社稷。

請先生安受公養之餼廩。每有饋贈。不以侯命將之。有司掌其供待。藩之士大夫諸曹。及侯族支封諸貴人。皆師事之。武人俗吏於經史。雖未通曉。各自識尊道禮賢之意。無復事虛言薄行者。時人艷羨東海之得其隆禮。

東海病愈之後。踰年亦患肺渴。松原某受侯命。看護東海於家。使己妻子晨夕保養之。撫衛懇待。無所不至。東海謝曰。予以狗馬病。飽承優養。死有餘榮。雖若蜉蝣。衣食于楚楚中。豈無結草之報乎。小幡之地。先是未知織綰製紙之事。東海告侯。教土人。以此舉謀潤

益於公私。生造就緒。未及覩全成。施為詳確。將有所利。竟至大漸。人皆惜之。

東海自元文二年丁巳八月罹疾。至庚申歲。前後在蓐。其病間僅三閱月。遂以四年七月朔日。沒於松原氏宅。去其生。貞享四年丁卯二月八日。五十四歲。不娶。無子。葬於谷中里善性寺。病中述懷詩云。青年意氣。幾回春。白髮原來心不神。誰識平生書劍業。如今變作出塵人。此戊午春所作。果為讖矣。

東海著述三十種。至今不可知者極多矣。今所舉于此。盡係於太田南畝家所弄藏者。東海談二卷。後編四

卷續編四卷。朝野雜記六卷。和學辨二卷。後編四卷。不問語。續不問談各一卷。懷卷秘草。知命筆錄各二卷。故實拾要十五卷。附錄五卷。補遺五卷。於乎止點圖譜。譯訓法各一卷。亡友小山田松屋名與清字文彌江戶人為余云。東海有詳略日本史八十卷。而其書未全。成亦有群書分類二百卷。近世塙氏群書類聚之編纂。全以分類為創思者也。首唱之功。不得不讓諸於東海。余所見亦有校刊物徂來。奈留別志五卷。伊藤東涯復性辯一卷。唐音語類五卷。

來原空洞

名守雌。字為谿。號空洞。又以為通稱。平安人。

空洞其先世三河人。奉仕于幕府。慶長甲寅之冬。當浪華役。有故被黜。隱於洛東白河。遂為京人。祖世榮父正貞。皆以醫為業。正貞娶谷氏。生三男二女。空洞其季也。五歲好書。字專心於臨池。十二歲筆札之美。被稱於諸貴紳之間。

空洞稟賦菲弱。夙抱隱操。歲廿五。謝絕世事。非僧自髡。示不欲婚。官讀書惟耽。初從合田晴軒名厚元字仲循三宅道七子學。性理家言。業就教授。中年之後。請其筆札者衆。卒為書名。所掩世人目。以書家者流。至今無知其學。

術者。

空洞初居京師。中移大坂。終亦居京。常避城市之喧囂。卜築郊外之間曠。移居易趾。前後不一。擇其幽棲之所。適愛其勝景之所。宜琵琶泉谷雙邱北野廣澤。諸地最所戀賞。各有別墅。居趾無定。俳訪尋者不可測。知其所每居焉。

空洞研究六書博覽於歷代書家之論說。而鈔錄唐宋以降墨池譜法叢記。前後數百卷。遍搜金石遺文。自周秦漢魏至唐宋元明。亦名人真跡墨本。其所臨摹殆四十年。藏弄之富無比肩者。葛烏石。名辰宗。君岳。到居

京後常倚賴之。借貸書籍以資其考。烏石常謂人云。空洞翁之於書學。與先師廣澤先生伯仲耳。惜乎不使之同時晤言於一室矣。

空洞多病不娶。固無妻子。養多田東溪。為嗣。東溪初學三宅尚齋。居數年而歟于冒他姓。然不敢言。空洞料知其意。使許之。歸復本姓。且謂曰。吾伯兄有子。有孫。吾自附贅耳。安為強人以招宮郤之譏哉。若不留意。而撫養益厚。給其衣食。還如初時。使專志於其所。欲贊成學術。東溪後遊江戶。又學室鳩巢。遂以儒著聞。仕于館林侯。東溪深感其恩義。常曰。翁視儀猶子。儀

不能事翁猶父。終身服其為人矣。儀東溪名。

空洞學事實踐。講貫益密。造詣益邃。嘗云。教化之術。特在智慧。智慧長於精神。精神成於喜悅。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不若化之。從容寬宏。諒其所不能。而納其所不及。恕其所不欲。而體其所不知。隨筆講諭。隨時開發。彼樂接引之誠。喜所嗜好。感督責之寬。媿所不至。人非木石。則無不可教化矣。空洞佩文書畫譜於一友人。其人家罹火而灰燼。後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自有盡期。何以償為。當時書畫譜舶來未甚多。其價不下拾陸漆兩。其宏量可以

窺知

空洞自元文癸亥之秋。罹病。藥餌無驗。遂以延享元年甲子五月六日。沒於雙邱別墅。享歲七十二。葬于洛西北泉谷。西壽寺。病間自作云。與木石居。與水雲移。興來寫字。醉去賦詩。七十餘歲。被鬼神戲。

空洞博通餘暇。傍好禪。亦好老莊。晚暮其所宗。無為恬澹。平生所交友。善高遊外。金蘭薺。張放蕩。三人雖聞。字不耳。皆以隱趣之高尚。被知於一時者也。

著述有龜毛錄。三教合論。和漢草字辨。比倫教世話。千字文。空洞消息集。全續集。全法語。及詩文集。未詳卷

數。

關口黃山

名忠貞。字世篤。號黃山。通稱貞助。後更嘉平。江戸人。

黃山其先世上毛人。父興貞。字行休。號金鷄。陳人。稱嘉兵衛。始到江戸。學世所謂大橋流者。書法先是大橋隆慶。及其父重政。長左衛門以能書著。二世相繼為書史。聲價傳播於天下。世呼曰大橋派。學者甚多。興貞有故。出冒篠田氏。依姻族長澤昌純者。住于礪川。牛天神祠前。以筆札技授徒。後薙髮。號沙彌。行休其業盛。

行世亦呼曰篠田大橋派。其所刊行法帖墨本數十種。被貴於世。寶曆十三年癸未正月十九日沒。歲七十九。祖述其書風者。至今不絕。

黃山生有逸氣。童丱不為戲嬉。僅及十二歲。明敏才俊。無與比者。好讀野史。父興貞與太宰春臺友善。遂使從之學。未至弱冠。誦讀既遍。涉獵十七史。鈔錄亦成。尤精於魏晉六朝之典故。名物稱謂無不考覈。人呼曰六朝史童。

黃山亦從關鳳岡。學臨池技。精通六書。父常欲以筆札顯於世。勸而不止。故肆力於此。有所成立。而諸老先

進。皆稱其才。刻苦筆札。為甚。可惜。自亦不欲。以小藝著聞于世。

黃山以父冒。篠田氏。舊稱其氏。初以父蔭。補先鋒隊騎士。然非其所好。無幾。棄祿家居。教授為業。

黃山傳聞。細井廣澤云。欲精於篆者。莫若自輯成一書。縱令粗略。未全備。而雖不足。有裨益於人。而於己。則裨益。蓋亦不尠。遂輯成李攀龍唐詩選。所收載今體詩之字數。題曰篆書唐詩選。蓋百年以前。舶來書籍。搜索難獲。考援尤勤。自序之曰。夫子之於母。饑則仰哺。馬寒則仰。襲焉。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篆之於隸。母也。凡操觚之士。覃思研精。於籀斯之學者。盍閱閱焉。欲為其子。而求其母。庶幾不失鞠育之道。而隸法之進。如嬰兒。長然。世之為篆者。鹵莽鑿空。不得籀之甘滑。斯之要領。苟且摸倣。則其為食也。半菽。其為衣也。百結。亦雖慈母。不能保其子之饑寒也。余不自揣。探討碑誌。金石群籍。法帖。為晚學乳臭之徒。鈔書唐詩選一部。欲使夫饑寒於篆者。蒙慈母之恩焉。雖然。余亦饑寒之一也。身未免其患。任重道遠。莫逃其朝加之刀。刁之誤。管窺蠡測之失。其罪不可勝言。古人有言云。能言之者。未能行之。

猶以混混之源而求察察之流願四方好事諸君不
惜鑒正繩愆糾謬得以防寒而救饑相與享溫飽之
至樂則何幸加焉亦何賜加焉

黃山自少壯留志音韻五方之音無所不通曉我邦自
中葉以上與三韓往來韻學音訓得之於彼者不少
加梅保元以降文教不振漢吳相混至近世則有閩
音有梵音有夷蠻音有習俗音有訛傳音往往雜出
不可分別今欲通曉之宜先論其世而考其所由出
之前後然後參伍錯綜庶幾乎其不差黃山有所見
于此將著皇和音韻國訓方言搜索其所起宏輯衆

書博采群說無復遺蘊鉛槧有年易稿既再不果而
沒人皆惜之亡友關潢南名克明字鳳岡孫為余云黃山
音訓與新井白石東音譜東雅暗合者多我土著述
小學訓詁類之傑出者也

黃山以享保三年戊戌三月六日生於礫川以延享二
年乙丑四月十八日疾瘵沒于日本橋淨世小路僑
居歲僅廿八葬於小日向金剛寺所著有篆彙六卷
篆書唐詩選四卷黃山遺草一卷皇和音韻十二卷
未全成最後關南樓名其寧字鳳岡子潢南父較定成編云

田大觀

名瓚。字文瑟。號大觀。通稱興三郎。田中氏自修爲田。平安人。

大觀之父由真。以算術被崇重於世。學者尤衆。其沒也。諸子猶幼。乃遺言。門人川田由易者。使之管後事。大觀兄事之。常受訓督。能通其術。又有父門人中井璋者。尤精天學。大觀從之。講究星曆。僅及弱冠。其技著稱於老生之間。

明末清初。彼土先輩始知泰西之人。精通於天經地緯。星曆之學。過絕乎前古。採用其說。因循至今。夫不論華夷。無存衆技。取其所長。捨其所短。達人之觀也。日

月之行有盈縮。星辰之度有遲促。而我土當時未曾有能得其至理者。大觀造意推測。乃始得之。暗合泰西之說。其法載在于大觀隨筆中。故不贅于此。

我土儒家。雖以博洽聞于世者。留意天象星曆者極少矣。故能瀏覽歷代史書。其所涉獵。不過紀傳。而不能通解天文地理律曆輿服等諸志。則可謂知一不知二者也。蓋天文律曆固我道之一端。雖不精通其術。不可不知其梗槩。近世明游藝天經。或問清梅文鼎。乾坤體義等。皆載渾象施游輪。以測月行之南北。我土中井璋亦側其輪比諸前時。稍爲便捷。然其環尚

頗贅大觀去輪比輪徑以短梁勘驗其度然後推明甚捷矣當時從事斯學者雖老成之人皆盡感服其所創思云按大觀之所創思而製者蓋依渾天取捷法者也錢竹汀養新錄云古之言天者有蓋天宣夜渾天三家宣夜之學久失其傳周髀則蓋天之術也其書出於周公商高所授乃算術之最古者自楊子雲著論抑蓋申渾其後蔡邕葛洪之徒咸宗其說而蓋天之義久置不講近世歐邏巴人入中國製器有渾蓋通憲之名而後步天家知蓋之不於渾而平儀之用視渾儀尤簡而易曉攷之梁代靈恩已有渾蓋合一之論此齊信都芳亦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則古人早有先覺者矣近時清人以泰西諸家言天地之理最極精密倚據之其實非三代以降古法所舊有間有疑其新奇而開之者遂不能勝之要各就實驗所獨得也清聖祖康熙中命諸臣撰曆象考成數理精蘊等書其論說皆過絕前代其書東渡皆在大觀沒後往往有若合符節者矣

大觀清敏多才博綜眾技尤精音韻學每操吳音亦解俗語為象胥言遍覽近時小說傳奇傍譯院本雜劇邦人難解了者先是諸儒之所未嘗有之也我土當時未有傳詞曲者大觀與字明霞相謀博搜元明諸家之詞曲別集始悟其所作為是亦先儒所未嘗有也

大觀從明霞遊受其誨督明霞長於大觀十二歲不以後進而遇之屢稱其為人今案明霞遺稿所載贈大觀七言古詩二首詳言音韻之所起於我土商摧古今自註其詩併及大觀精思此無復遺蘊從事音韻

者不可不讀。

大觀文章尤所自負。今視其所作雖奉崇時習之李王修辭。樞軸之所由結撰之所原。與服南郭平金華等所為異其趨步。蓋能熟讀漢魏以上之古書。皆從妙悟得之者也。

大觀與明霞同觀。福田俊卿所輯名公四序評論其文章之疵瑕。名公謂物徂徠及門人服南郭平金華。越雲夢等。四序謂送釋玄海歸崎序。送守秀緯。遣大垣序。送土伯擘。歸豐城序。贈管神童序。蓋是時護社之徒。各作是序。傳播于遠邇。膾炙人口者也。明霞雖初

服徂徠。奉其學術。後抒其所見卓然成一家言。拮擊其說。實出自與大觀彈駁四序之事。云至今坊間有名公四序評一卷行于世。

明霞復大觀書中有言云。僕覽足下之所評語。語皆破的。或出人意表。爽然自失。足下自謂有雌黃之癖。不能自已。乃以為病。僕才不能及足下。而雌黃之病固先之矣。而今以此見告者。是鍼石余病耶。抑求鍼石其病也。僕病已瘳。不可以醫。而治足下之病。亦非僕之所能也。是蓋評四序時之語也。

大觀自廿一歲患膝風。卧蓐五年。常對几案。不廢誦讀。

其所發明。經史子集。解說叢考數十卷。未及成。編病
 羸日甚。自識其不可起。乃使門人鈔錄隨筆五卷。無
 幾而沒。距生寶永七年庚寅二月十日。得歲僅廿六。
 時享保二十年乙卯十一月九日也。葬於洛東紫雲
 山。不娶。無子。人皆未嘗不津津然。惜哀之所著。有尚
 書天文解一卷。天經或問解三卷。天學指要二卷。聲
 韻微闡三卷。名公四序評一卷。又續大觀隨筆五卷。
 大觀遺稿四卷。此二書沒。後門人所集錄也。
 若林寬齋
 名進居。號寬齋。初號強齋。通稱新七。平安人。

寬齋世居京師。家尤貧。以親善病奉養不足。故移大津。
 僑居于三井寺支院。微妙寺之域內。一日窮殊甚。賦
 詩云。寺在大津小關邊。僧房五六半。無主北窗坐。見
 比良雪。東臯步。望志賀浦。樹密落葉足。炊食土濕蹲。
 鴟宜種圃。平生素欲咬菜根。今日幸得嘗辛苦。
 寬齋啜菽飲水。孝養老親。其艱險中。不廢學問。日誦萬
 言。親亦悅其篤志。使之專習。遂入于淺見網齋之門。
 網齋家在於平安。錦小路。去大津三里。每晨期以辰
 刻。會子弟。教授經書。寬齋常戴星而行。不避寒暑。
 網齋唱業於京師。道之嚴峻。岸勵勉甚乎其師。山崎闇

齋講筵課業。門人子弟侍坐。函丈殆若臣之在君前。人或厭之。寬齋却感服其為人。崇奉尤至。嘗謂人曰。余定省之餘暇。努力謁師。師固嚴刻。無少恕容。或值其不在而虛反。然尚無有怒意。余居去京三里。數年之間。隔日謁見。不避雨暘。雖有小恙。勉強必到。師無所垂憐。不曾稱譽。服事奉命。唯謹。爾已不必授經。及從游之久。稍覺有其味。獨自負探索之功。質之函丈。師未嘗容易許可之。適有說得至十分處。師只謂頗好。如此說了。亦可。豈翅伊川門前之雪哉。

寬齋志于學。最晚。蓋在廿歲後。進居之名。強齋寬齋之號。皆網齋之所擇也。其確信師說之厚。於是。可以知矣。今按網齋文集所載。若林生名進居。說尾署寶永元年甲申十二月十五日。淺見安正謹書。是時寬齋歲二十六。

網齋家貧。至臘月。尚無一綿衣。寬齋之叔母。贈布袍於寬齋。蓋以充新年之端服也。寬齋拜受。謝之。大喜。以上之網齋。又嘗到網齋。許途中買春餅一頓。進之。網齋素健善啖。輒一口吃了。乃云。吾子能有活餅餘計。吾實無之。

寬齋性質任達。不拘毀譽。嘗丁外艱。自制喪服。著之。偶

有事詣網齋。途中之人視以為怪。寬齋却甚自得。又每行著眼鏡。戴圓笠。帶一長劍。

寬齋歲向四十。再移京師。僑居錦里。以祖述師說為專務。故信網齋學術者皆悉從之。其業振於一時。

彥根家老某嘗請寬齋。到於城中。寬齋族人在于此者多。蓋將薦舉之。以充教授之任。寬齋傲然曰。若暗夜或往。白晝請辭矣。某問其故。曰。我視諸侯城堞。堊塗白泥者。則頻顛不堪唾。

寬齋嘗應人聘。到美濃北縣。講說經義。此有老狐。舊住土人呼曰元正狐。既經數百年。雖物類能識。未嘗察。

吉凶告禍福於人。禱必有驗。又知醫療。土人有病。啓請之。治書藥方與之。其不治者。雖啓之。曾不與。闔鄉信之。嘗有一老翁來侍講筵。寬齋一見。乃心識其非人類。講畢。人散之後。強留語。晤數次。狐遂現形。告實而退去。不再到。

寬齋雖出於網齋門。受所謂神道說。於玉木葦齋師事之。極其蘊奧。又學和歌。葦齋闇齋神道之門人也。葦齋嗜酒。寬齋又好飲。二人會飲。醉出遊。渡二條橋。葦齋跬步不能進。步寬齋自後扶推葦齋之腰。弟子兩三人亦抱持寬齋之腰而行。

寬齋常以實踐躬行爲務。不欲留志於文藻。故無所述。作蓋崇奉山崎氏學者。皆不能刻苦。文藻巧於詞藝者。動輒以寬齋爲口實。以謂我儒教不在於詞章之上。以飾其不文。只以談性理心法爲主。不能博究群籍。參綜衆說。徒守一先生言。故勢不得不寡聞狹見。然每入悍然自高。以道學者流居。未能通解程朱之旨。其所講習。不過科場勘監受試之用矣。夫程朱學。豈若今人一章一句。必守遺說。要不違背其教。而後爲奉其學乎。周密癸申雜識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

者。則目爲希世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章句集注。近思錄小學太極圖說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全在於此。考其所行。則言行不相顧。此弊習在宋季。既如斯。夫朱子之繼往聖。啓來學。擯管商之功利。排老佛之空妙。辯論漢唐諸家之文。勝質之陋習。駁正陸陳二家之非。似是之誤謬。唯其如此而已。寬齋雖一時之豪傑。其末流之風。實如周密之所記。不欲留志於文藻之弊。不可勝言。故積習之所及。復同貶異殊爲門戶之見。推魯不學之人。竄跡其中。狀類有德者。盜一時之名。至使世

侯伯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為是等也

山崎氏學多出於佐藤直方。淺見綱齋。三宅尚齋。三家。

綱齋門人寬齋。暨山本復齋。名信義 攝津人西依成齋。名周 行肥

後謂之淺見三傑。其他無甚聞于世者。寬齋雖未至

半白而沒。三傑中魁也云。

寬齋以享保八年癸卯五月三日病沒于外舅北川氏

宅。歲四十五。葬於鳥部山。友人山本復齋與諸門人

相謀錄其平生所筆記編次為十二卷。曰若林子語

錄。我土儒家有語錄始于此。又編詩文及和歌為四

卷。曰若林子遺稿。按近人云釋氏語錄始于趙宋儒其行而釋其

言非所以垂教也。故以語錄字為宋儒誤襲釋氏之名稱。然唐書藝文志史部載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此語錄字始見于此。不必始于彼。釋氏記錄之書謂之語錄。已舊矣。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六終

明治十四年六月廿九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價金壹圓拾錢五厘

著述

故人

東條琴臺

和歌山縣平民

出版人

北畠茂兵衛

東京日本橋通壹
丁目拾五番地

先哲叢談續編

四七

東 京 圖 書 館

六 冊	六 號	三 架	三 函	一 傳 記 類	和 書 門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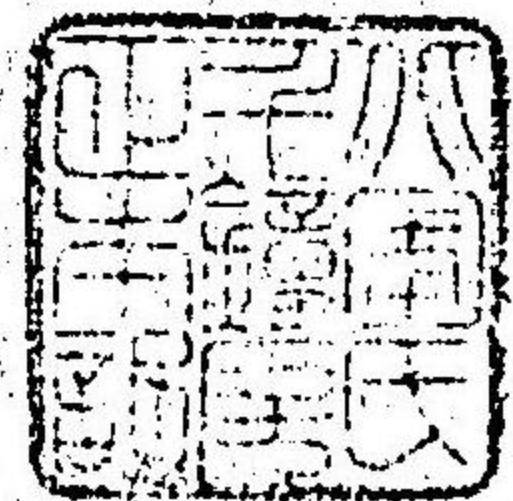
13
68

琴臺東條先生著

下帙

先哲叢談續編

東京 千鍾房藏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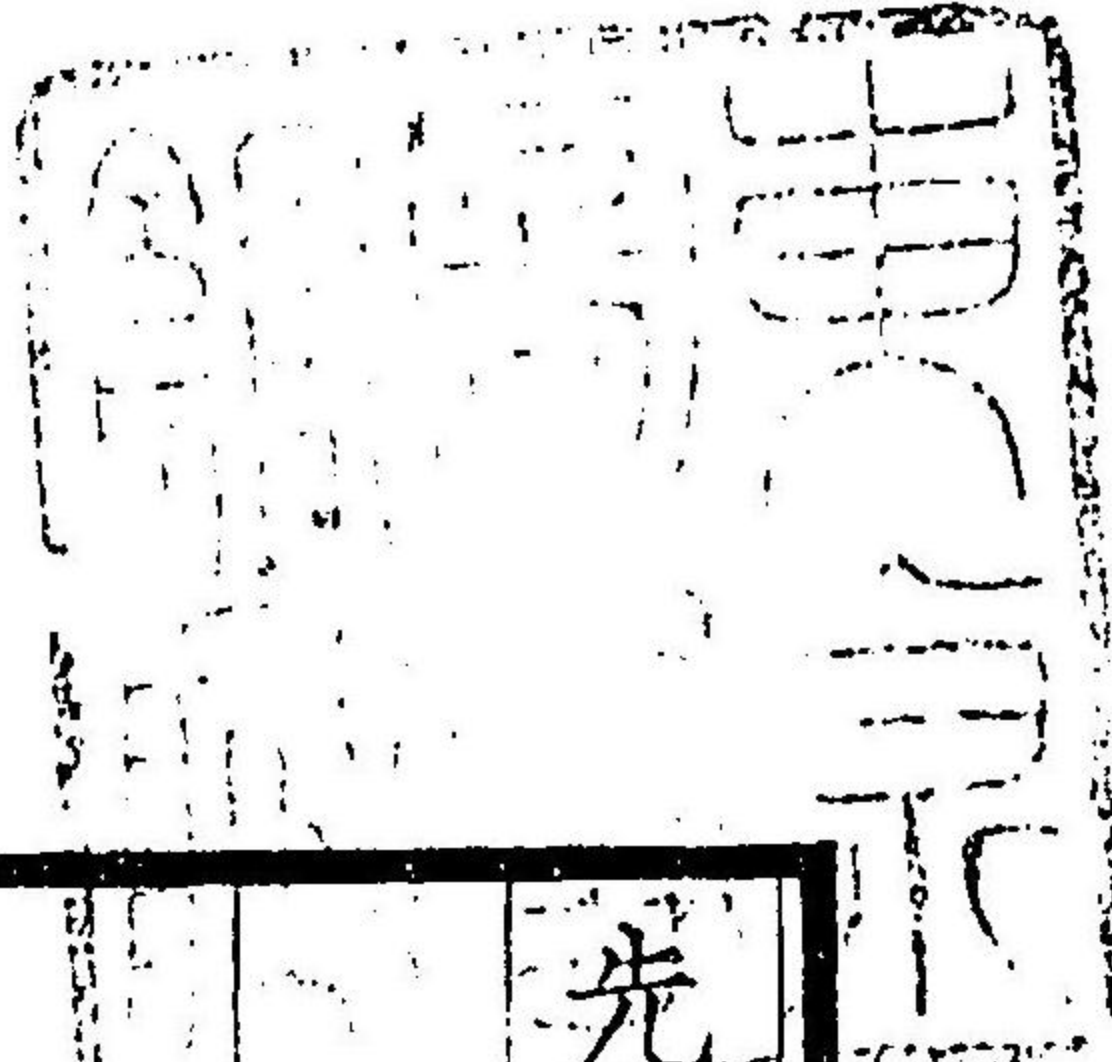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木蘭皋

名實聞。字公達。一字希聲。號蘭皋。又號玉壺真人。通稱。字左衛門。木下氏。自修為木尾張人。仕于本國。

蘭皋其先世愛智郡中村人。而豐太閤之同族也。當尾誠公時。博徵封內名家之後裔。遂以望族。賜給廩糧。入于仕籍。及至蘭皋。擢為侍臣。食祿二百石。特命賜采地於中村邑。蓋以太閤產於此也。元祿丁丑。會當

先哲叢談續編 卷之七 蘭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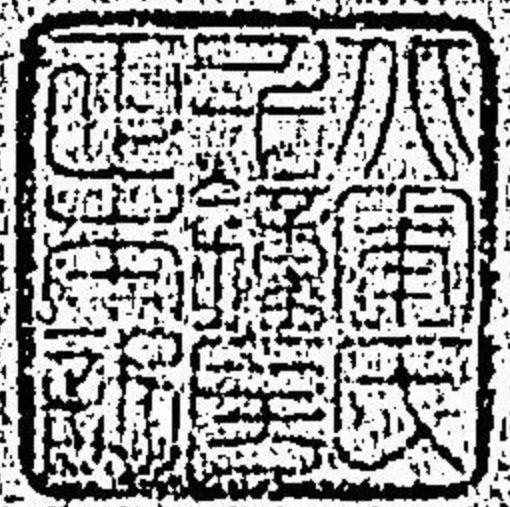


琴臺東條先生著



先哲叢談續編

東京 千鍾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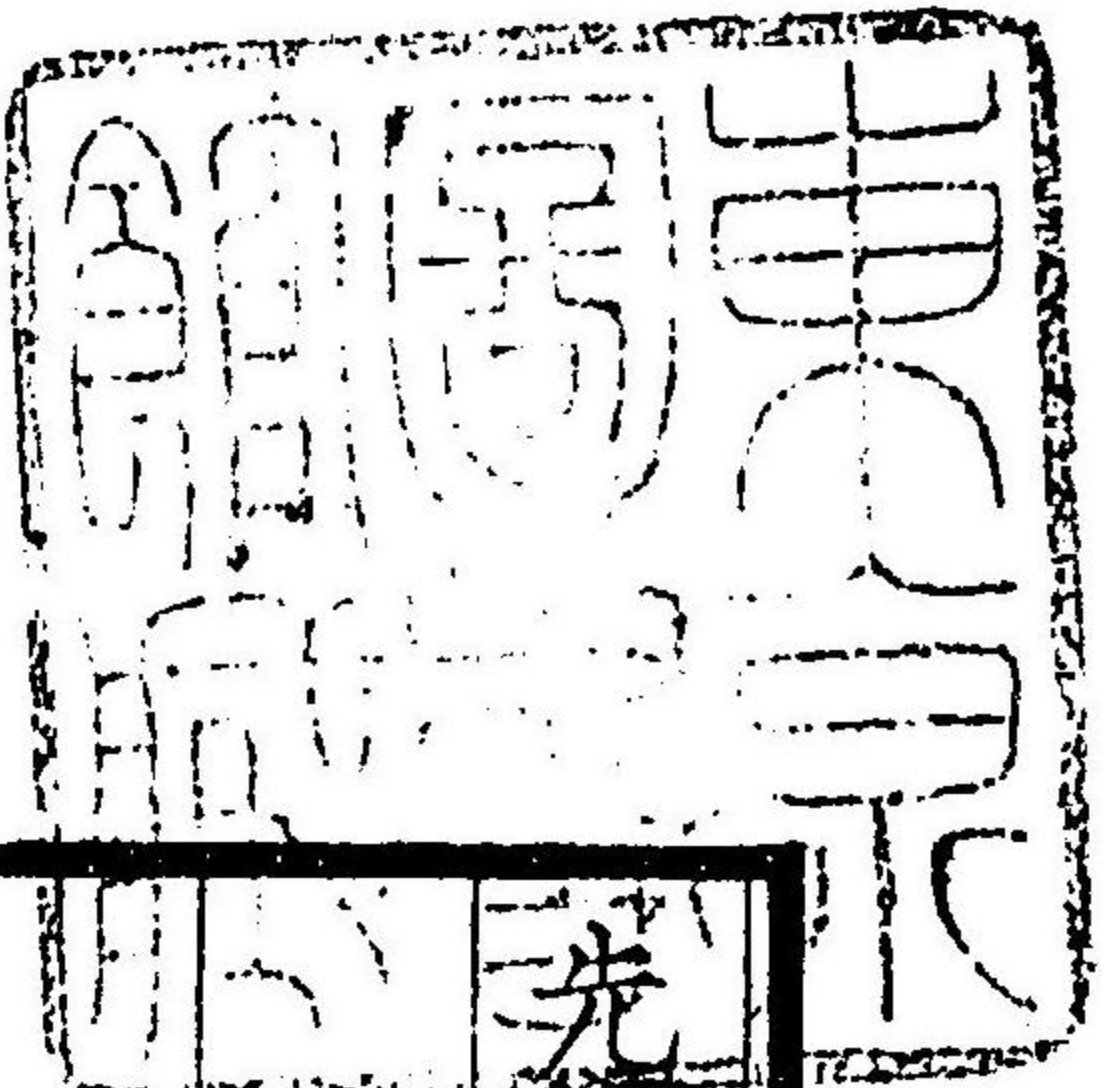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七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木蘭皋

名實聞。字公達。一字希聲。號蘭皋。又號玉壺真人。通稱。字左衛門。木下氏。自修為木尾張人。仕于本國。

蘭皋其先世愛智郡中村人。而豐太閤之同族也。當尾誠公時。博徵封內名家之後裔。遂以望族。賜給廩糧。入于仕籍。及至蘭皋。擢為侍臣。食祿二百石。特命賜采地於中村邑。蓋以太閤產於此也。元祿丁丑會當



太閤一百年忌辰。蘭皋訪搜太閤舊栖之處。禁止樵
牧。立豐王舊趾碑。物徂來為蘭皋作題。豐王舊栖詩
云。絕海樓船震大明。豈思此地長柴荆。前山風雨時
時惡。至今猶作叱咤聲。是也。

蘭皋能作華音。始從岡島冠山於京師學焉。後遊江戶。
受業徂來。同門之士。山縣周南。太宰春臺等。皆能長
於音韻。兼執華音。講肄象胥。蘭皋兄事二人。究尋數
年。頗有所得。徂來嘗謂木生詩。不似我邦人之口氣。
能解音韻故也。

蘭皋嘗曰。謂凡天下之事。雖曲藝小技。最下者必學而

後通之。而況於修己治人之道乎。今之士太夫苟不
學其道。徒以己之智力。制御衆庶。自斷之臆。譬猶有
力之不曾學射御之術。而好彎強騎。悍馬以射。則激
發以御。則風逸。欲其能命中。正鶴按銜。轡豈可得之
乎。今之為君長者。多於類此者。世知射御之不可以
不學。而不知修己治人之不可以不學。亦惑之甚者
也。

享保己亥。秋韓使來聘。當其過尾時。蘭皋奉侯命。以外
府吏曹。在客館。而管檢廚事。素不以文學之選。而當
其任。則無一人知其有學術者。強請對馬。記室雨芳

先哲叢書卷之十一
二
洲。與同僚之士晁玄洲。名文洲字涵德尾張世臣祖來門人同筆語。前後兩次。玄洲以筆札被稱揚。蘭皋以華音被歎賞。二人之名始顯著于時。

蘭皋中年之後。服事近習。不得通交於外人。構造方丈之室。四周加堊。一關如竇。月光入。四壁瑩然。顏其楯曰白玉壺。蓋倣明人胡元瑞之舊規也。公退之暇。讀書其中。三十餘年。專事宏覽云。

蘭皋服仕已久。寶曆元年辛未六月十九日。為帷幕主司。班格如故。蓋以其老使之居散職。優給其資俸也。以翌年壬申八月六日病歿。歲七十二。葬於名古屋。

橘街□□□娶長尾氏。生希元。希元襲祿。所著有玉壺吟草四卷。附錄一卷。客館瑤漿集二卷。往還日記二卷。吳下舊聞八卷。蘭皋遺文六卷。

田臨川

名革。字士豹。一名高通。字鳳翼。號臨川。初通稱立革。後更半藏。寺田氏自修為田。安藝人仕于本國。臨川其先世近江人。佐佐木氏族也。曾祖寺田五郎左衛門者。宦遊諸州。羈寓南海。仕於和歌山侯長晟。從位下侍從淺野但馬守元和中侯移封安藝。亦從移之。其男吉次。蔭補仕籍。吉次第三子正茂。字知還。號林菴。幼雅。

就學長喜馳馬擊劍之技肆習不息一旦得腹疾治
 久不愈於是知其志業之不成慨然留情方技遍讀
 經方受業於掘杏菴以窮其奧竟隱於醫終身不仕
 專事養衛歲七十二終是為臨川之父

寶永正德之間物護園修辭之說喧傳海內人稱為一
 世之龍門得其賞譽者人皆艷羨之護園為味立軒
 序廣陵問櫟極賞立軒之詩文又及臨川有獨愛鳳
 翼氏之業清綺整瞻出瀛入奎寒水青藍駸駸乎不
 已可謂不易得之才之語由是臨川之名傳播一時
 寶永中奉候命撰安藝諸士系譜享保八年告成又命

撰三備諸士系譜十六年告成辛丑元旦有詩云花
 柳欣然一畝宮身安心靜坐春風架頭族譜三千卷
 遲日要收輯錄功蓋記當時之實也按辛丑享保六
 年也自注云頃歲奉教編輯諸士系譜故句中及之
 夫士之仕也非苟私其祿以榮其身將上盡忠於君主
 中報德於祖先下垂裕於後昆故其為君者訪求其
 士之賢禮待其士之能宜錄祖先之功績詳其所
 在而後表諸將來以勸厲於後裔是乃系圖譜牒之所
 以不可廢也寬永中官命林文穆等輯著諸家系
 圖傳自是而後為斯舉者若新井白石藩翰譜谷田

博古改撰諸家系圖等，往往而出。藝侯令藝備之封內，出其所弄藏，俾臨川輯錄之。自甲午始迄癸卯畢，凡經十年全成。題曰藝藩諸士系譜，總三百六十四卷，附錄十二卷，目錄六卷。侯喜賞賜金若干。當時侯伯傳稱其舉，以為諸藩未曾有之盛典矣。

藝侯謀不朽之意最盛，而淨書諸士系譜一部，納之於嚴島神祠，自製藏收系譜記云：其記實使臨川代作之。當時王侯文學之盛，可以欽賞。今時之公伯若此之類，極希者何也？上固無君主措意於此，下素無臣子留志於此。上下偷安，互喜因循，貴賤各當，迭悅虛

捏不思報祖先之誠，覆苗後之意。其記云：山陽方鎮嶽之勝，嚴島首焉。而其土最樂，其神最靈。廟食百代，威靈不衰。自我顯高祖受封于此，之後闔境清淨，蒸民富庶，雖云皇化之所致，實是神德之所相。豈不歆戴哉？向於綏撫之暇，命詞臣撰諸士系譜，合若千卷，以寓待顧之意。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士之用固不可少也。其為先者，親從祖宗而備，嘗擲風沐雨之艱，則我之所報功者，亦當盡心矣。因捧全函藏諸神庫，顯憑福以示久遠。仰祈自今以往，社稷益安，君臣益和，共保爵祿，垂裕後昆，永助精禋。千萬斯年，云爾。享保十二年歲次丁丑孟陬，穀且謹記。從四位下侍從安藝守淺野綱長，按此事見于平維章續東海談近時得臨川之玄孫寺田他人助者，音問始讀臨川全集，比較之，有少異同，雖然，維章之所記已在此，疑此。

藝侯奉崇儒術，尤重文學。大興州學，曰講道館，立師長，置生員，使臨川總督學政，闔國之士日進于學。德行

文學異能才俊之徒。繼踵而起。又治下民自城府間。卷至山陬海隅。孝義旌表之輩。逐年而出。裨益於治。教化大行。皆臨川之所建白。不甚少矣。

臨川依侯命。作講道館。學規三條。一曰。講學之道。要在修身。苟忘其本。而循其末。則雖日誦萬言。亦非爲己之學也。會者其審諸。二曰。辭氣容貌。惟德之符。在平居。猶不可忽。而況於講習之間乎。非禮勿視。聽言動焉。三曰。執業之貴賤。長幼宜勵其志。以竭其力。不然則非啻無益於己。抑亦將負藩鎮勸善之意。豈可不慎歟。

臨川常厭時習之詞藝。眩耀於人。其教人也。以修身爲先。以治經爲後。竭意導之。取譬引類。諄諄不已。故人自致誠實之功夫。皆無不傾意敬服。歎從焉。

享保乙卯六月。特賞教授。無怠。改先所給俸祿。增賜采地三百石。至十二月。亦進班格。先是。雖有侍讀教授等之設。未全專職。及臨川出。不惟料理學政。亦預襟務。參謀藩政。人始知儒臣貴。

寬保壬戌四月。携自所編撰臨川集六卷。及鍛工告道之所制雄劔一口。納之於嚴島祠。顯效丹誠。以禱靈護。將傳千歲。可謂虔誠。癸亥五月。又以臨川集及其

文學異能才俊之徒。繼踵而起。又治下民自城府間。卷至山陬海隅。孝義旌表之輩。逐年而出。裨益於治。教化大行。皆臨川之所建白。不甚少矣。

臨川依侯命。作講道館學規三條。一曰。講學之道。要在修身。苟忘其本。而循其末。則雖日誦萬言。亦非爲己之學也。會者其審諸。二曰。辭氣容貌。惟德之符。在平居。猶不可忽。而況於講習之間乎。非禮勿視聽言動。焉。三曰。執業之貴賤。長幼宜勵其志。以竭其力。不然則非啻無益於己。抑亦將負藩鎮勸善之意。豈可不慎歟。

臨川常厭時習之詞藝。眩耀於人。其教人也。以修身爲先。以治經爲後。竭意導之。取譬引類。諄諄不已。故人自致誠實之功夫。皆無不傾意敬服。歎從焉。

享保乙卯六月。特賞教授。無怠。改先所給俸祿。增賜采地三百石。至十二月。亦進班格。先是。雖有侍讀教授等之設。未全專職。及臨川出。不惟料理學政。亦預襟務。參謀藩政。人始知儒臣貴。

寬保壬戌四月。携自所編撰臨川集六卷。及鍛工告道之所制雄劔一口。納之於嚴島祠。顯效丹誠。以禱靈護。將傳千歲。可謂虔誠。癸亥五月。又以臨川集。及其

師味立軒。覆載遺稿四卷。上之於侯。告老請致仕。侯褒數年之勤勞。許之。使男高年襲祿。猶亦賜金若干。以為優老之資。

臨川以延寶六年戊午七月八日生。以延享元年甲子十一月四日沒。歲六十七。葬于廣島城西。自昌山龍華院娶永原氏。先沒。再娶古高氏。生男女皆夭。故養植木氏子。為嗣。名高年。字士渙。號桂叢。稱文次郎。從堀南湖學。才俊之聲不減。乃父子孫今盛。臨川著述諸士系譜之外。韓館酬和集二卷。二孝傳一卷。藝備古城志十卷。臨川全集八卷。

松崎白圭

名堯臣。字子允。號白圭。通稱左吉。江戸人。仕于篠山侯。

白圭之先。遭亂播遷。家系譜牒無可知者。祖父正平。稱五郎左衛門者。隱居河內。稻田鄉。其子嘉言。始以羈旅。仕于篠山侯。篠山今之龜山侯。先封也。歷事四世君。至藩參政。食祿二百石。娶木村氏。以天和二年壬戌。五月十五日。生白圭於芝田街邸舍。

白圭自幼聰慧。五歲戲嬉。謁田街八幡祠。時有三人之。賽拜於祠。愛白圭之容貌。異於群兒。探囊出錢。與二

枚是時十文錢通用當今之二十文稽首拜受投之祠壇三士人大愧而去

白圭八九歲岐嶷若成人父嘉言退朝不脫公服跪坐使誦所受書聞之而後解帶白奎能謹卒業無有倦意夏夜蚊蚤嘍足脛咕嗶達且至肉生瘡不厭其苦白圭從母木村氏出行而還至數寄屋門會漏下不齋門引則婦女不得通行白圭入酒肆假筆墨自製門引如法而稟衛司得乃入時僅十歲

白圭既冠之後為世子近習正體整飾以嚴莊見憚世子嘗語以將造木枕詳及制作白圭曰凡百玩好務

為觀美者以其為衆人所供觀也至枕則夜卧所獨用雖極精巧孰造為美若或賓客既醉至用此物是失禮容惰怠自取不可以訓世子乃止

篠山侯信庸奉崇儒術祭祀宗廟悉遵禮制及世子襲封就國又謀議廟社之制度時藩執政藤井某謂儒負松崎祐之曰先君好儒術之故廟制甚大諸件稱之今不必須其制但知習俗之所為而制之可矣祐之訪之白圭白圭正色曰先公信而好古廟祭有謨周旋不失舊斯為之美況今世子未有此意乎得失是非豈待問人吾有待顧之任而得此議於執政重

臣為恥不亦大乎。祐之報然於是廟制祭法皆得不變更。

藩之世家與平廣武好學愛士隆崇儒術侯頗禮貌之。白圭贈書廣武言其勸學且以遠佞近正廣武因其言發近臣之奸旌別叔慝一藩股栗侯使儒臣日進講經義上下嚮學白圭聞之而喜又贈書侍臣西脇長博曰恭聞君侯就國威惠兩行自今之後謀謨有入具瞻所歸近習之責尤不可辭夫有美田而後種嘉禾日月之溫雨露之潤刈莠除蝗培養灌溉一不可廢今也美田既耕焉嘉禾既種焉溫潤刈除與平

太夫之任也培養灌溉足下之任也今也君侯在藩閒暇加有從善之機納約自牖時不可失其愛君之惓惓憂國之款懇如此。

白圭上書陳三事。一曰宜講經義以奉先君之訓。二曰宜修禮義節宴遊以為出治之本。三曰大婚在近宜正閨門以為立後嗣之法。反覆數千言其終言臣父以羈旅受知於先公得從太夫之後恩遇過厚臣少浴洪恩日夜砥礪思於竭力粉骨以報之不敏無能奉答萬一臣自幼好學先公嘗稱以為可用而奉內旨及第下嗣封擢為近習長三年於今夙侍帷幄竊

有所慮不能建白而無少補明德曠日持久尸位素餐恐傷先公之明負第下之恩臣伏自念不忠之罪莫大焉敢請第下悉錄臣之罪削其籍處之明刑以為後之為人臣者重祿偷安知過不言之戒謹身正行以奉答先君之遺訓則德日新而國家治安四方之民莫不稱揚第下守成之德矣臣雖死日猶生之年其為大恩過於其增祿進官萬萬矣今按其言痛快忱款發於至性足以懲戒今世從諛承意之輩緘默之人豈不慙愧乎

享保癸卯之冬郡山侯忠列

本多喜計郎未至叙爵

卒無嗣子國

除朝命篠山侯收其城邑故事收城邑專以軍法處置之侯使白圭總督諸事諸曹眾士皆受約束於白圭白圭嘗學上杉氏兵法於茂久景泰者極其奧底所謂越後流也區畫既成孜孜不已甲辰之春侯大閱練兵無幾期日誓眾示軍律先驅既發侯率兵啓行篠山規入郡山施令布法遂收其城邑竣事而還此役也前後煩劇人皆所難緩急易失殆不可言而師律不錯兵賦不潰約束嚴明處分悉當無有少誤

篠山嘗衛桔梗門與延陵侯更直使白圭為番帥掌衛

門之總監。蓋衛門故事。常依憲臺之指揮。凡侯伯當此役。番帥當直者。畏怖憲臺。恰如政府。其屬吏往來城門。雖驅使臺卒。視陪臣甚卑。執焰殊強。苛察小過。不少宥假。幸有失誤。因以貪賂前後若一。白圭當直。則坐幄中。詳審法令。委事隊帥。與藩執法源仲敏。每作聯句。以消日。憲臺屬吏有事故來。則飲之以醇酒。籍所欲言。終莫得開說。使隊帥接待之。非有大事。不容易見之。一夜風大起。吹倒下馬牌。隊入御溝。屬吏知之。將明白之。憲臺竊聞之。問故。白圭曰。風烈而木乾。不足怪之。幸無弊損。故而懸之人。孰有非之者乎。

今夜更既深矣。若告之憲臺。必使檢者按閱之。而後行事。展轉相傳。必至曉。終徒勞諸君。官私共煩。而無益。不若遂以紙索繫牌於表。令不為風隊。以為明朝之不闕事之用。決斷為之。屬吏不能相爭。從之。憲臺聞之。亦不問。

世臣

享保已酉。增賜祿五十石。為藩執政。白圭居職。臨眾專以宣君恩。勵臣節。砥廉隅。正名分。杜偏頗。絕賄賂。士風大振。先是自竣郡山之役。費資巨萬。而國用不足。加旃封內。早歛不得已。減省士民之俸。上下共窮。侯甚病之。與白圭謀。議使傳儉約之令於封域。曰。若士

門之總監。蓋衛門故事。常依憲臺之指揮。凡侯伯當此役。番帥當直者。畏怖憲臺。恰如政府。其屬吏往來城門。雖驅使臺卒。視陪臣甚卑。執焰殊強。苛察小過。不少宥假。幸有失誤。因以貪賂前後若一。白圭當直。則坐幄中。詳審法令。委事隊帥。與藩執法源仲敏。每作聯句。以消日。憲臺屬吏有事故來。則飲之以醇酒。籍所欲言。終莫得開說。使隊帥接待之。非有大事。不容易見之。一夜風大起。吹倒下馬牌。隊入御溝。屬吏知之。將明白之。憲臺竊聞之。問故。白圭曰。風烈而水乾。不足怪之。幸無弊損。敢而懸之人。孰有非之者乎。

今夜更既深矣。若告之憲臺。必使檢者按閱之。而後行事。展轉相傳。必至曉。終徒勞諸君。官私共煩。而無益。不若遂以紙索繫牒於表。令不為風隊。以為明朝之不關事之用。決斷為之。屬吏不能相爭。從之。憲臺聞之。亦不問。

世臣

享保已酉。增賜祿五十石。為藩執政。白圭居職。臨眾專以宣君恩。勵臣節。砥廉隅。正名分。杜偏頗。絕賄賂。士風大振。先是自竣郡山之役。費資巨萬。而國用不足。加旃封內早歛。不得已。減省士民之俸。上下共窮。侯甚病之。與白圭謀。議使傳儉約之令於封域。曰。若士

人在藩衣服綿布進官增祿不贈官長不宴同僚告
凶慶弔非有服之親不相饋遺不相宴會若會不過
一羹二豆嫁娶務儉素奩具不飾美等之數件皆以
白奎所建議而行之三年極省侯家之用費稍辨給
而還其所借減之士民之俸矣

白奎坐廳聽訟有兄弟爭財者蓋父早死弟幼鞠養於
兄後弟分居頗殖家財兄從債之不償母昵少子為
之證其曲在兄白圭曰敬兄天下通義且父死而養
於兄恩同所生而貨殖固當竭力供之爭財不得訟
於廳而彰兄之過是亂倫理曲直須後議之其不弟

之罪不可不檢覈也乃鎖弟而不問兄母涕泣請宥
不聽數日弟自服罪悔請和解乃曉以孝悌而遣之
是時兄弟爭財者兩家召坐於廳外兩家附牆傍聞
之相讓請解而止

享保中連年登熟穀價甚賤大阪之時值金拾玖兩可
買米百苞江戶拾陸兩陸奧出羽拾參兩菽麥雜穀
準之於是乎諸侯皆匱財公私不給上下窮窘不可
勝言辛亥之春白圭依侯命遣大阪將貸借金於富
商淹留數十日或有妬忌白圭者託言於立黨專權
亦誣以致金不如約由是落職左遷篠山留守移居

於此公事之外不應接人杜門謝客四年于此當路
之人罷黜舊時吏人而盡樹其黨固結朋類政以賄
成舊格漸變典章自壞白圭憂國不已利害不言沈
晦待時侯知其寃使近臣竊傳密旨乙卯之夏命復
舊職亦移居江戶侯時爲大鴻臚卿所謂奏使白圭
者番衆爲大鴻臚
總管府事兼司賓知務所謂押合役侯國爲大鴻臚
必置押合三員皆故事也
侯之所掌一切倚之以辨給朝野翕然稱贊佐有人
矣。

享保戊戌十二月篠山侯白山邸舍罹火每人僅以身
免時方改歲人心洶洶寢不帖席白圭夷然不屑之

入小河街侯邸假居四閱月凡百器財不一存之僅
庇風雨耳退朝之暇門人來請業講說經史教授懇
勤無異平素其師中野攜謙遣人唁之則從容誦讀
若不知其患者

攜謙修程朱學受篠山之蘊廩賓師於侯家故白圭從
學之又從三輪執齋學王姚江良知學後與伊藤堀
河物赤城友善積思講究遂有所見晚年錄其所獨
得名曰正言識者稱其卓見

白圭嘗謂方今諸侯當先仰體照祖制治之意而爲
之本又以近世名將良臣之行事則爲法雖不中不

遠也。自寫林羅山所記。東照宮御遺訓二卷。人見
 卜幽所著近世君臣言行錄十卷。上之侯告曰。國
 家創業之績。不可不知。蓋二書雖有藏者。珍秘之厚。
 不輕示人。遂至於失其傳。大非照祖之得意。又背
 記者之所欲矣。余每以此語同志。未嘗不嗟賞之矣。今
 者。悉諱忘之。不容易示於世。崇重之甚。愛秘之極。還
 至失其傳。夫天下之事。彼我相資。無不可以秘之。理隱
 顯在時。用捨在人。達士之觀。無物不可。而官途之士。
 秘密時。諱知。方術之士。愛惜。經訣。諱知。衆技
 百工之士。則堅隱其所為。不敢言之。滿天下諱。忌其
 所為。自以為善。有于此。舉是。鄙吝。陋齒之人也。余自
 少壯。不取。下問。不惟文藝之上。雖負養兒。肩取。漢訪
 搜未解得之事。欲窺其一端。絕無應之者。貴賤欲不
 言之弊。業已如此。嗚呼。度量之狹隘。亦無奈之何。至
 於學者。此弊習最甚。不欲一卷之書。假貸於人。曰。是

吾之所珍秘也。要之其言。雖好利之意。淪胥肺肝之
 故。皆莫與朋友供之心矣。亦莫交通有無。彼我相資
 之念。掃地之所致也。

白圭每旦夙興。公服拜祖先神主。四十年如一日。君方
 賜物於家。雖夜公服。而必拜之。

白圭在君前。以陳善閉邪為己任。犯顏直諫。前後無數。
 其言事也。不苟一言。誠情謹恪。格君心。非故君亦能
 虛已聽納。其所上疏數十通。事係機密。盡自焚稿。不
 留一通於後。皆不可知。

白圭自就仕途。殆無虛歲。進班格。五攝官。十五增祿位。
 一落職。一罹火災。三遷京師。一移蓀山。三徙江戶。三

東西南北不違寧居。然不問生計。委事家人。是以家
屢空。祿不足費。常稱貧給之。

白圭奉身之具。無一長物。常如寄寓之人。雖居顯任。不
好豐華。儉素。其性清潔。自喜家人子弟。薰陶自化。更
無險詖欺誕之言。

白圭在篠山時。依朱子家禮。新制祠堂。自是以降。雖遷
移。不一輒亦必造營之。奉先之禮。務盡力之所及。念
父母平時所甘旨。以供祀。雖家甚貧。至其忌辰。未嘗
一日不奉酒食也。

寶曆三年癸酉五月十二日沒。歲七十二。葬於麻布廣

尾。天真寺。所著有中庸管見一卷。正言六卷。三勇傳
三卷。史材乾坤小說。經世五論。觀瀾小記。各一卷。君
道撮要。岐岨紀行。各二卷。窗下草五卷。白圭集十五
卷。

松崎觀海

名惟時。字君脩。號觀海。通稱才藏。丹波人。仕于龜
山侯。

觀海。白圭之子。以享保十年乙巳五月四日。生篠山城
下。邸舍。母富永氏。其治家以禮。巫覡符章。不入門內。
好讀經史。善詠和歌。時時助夫白圭之鈔寫。殆成數

十帙嘗讀明人堵胤昌達生錄自試胎教法既而生
觀海顧謂族人曰古人說胎教果不誣撫育觀海慈
惠尤至及至其嬉戲告婢奴曰勿造言以罔之謂若
兒走僵仆撲面傷體當必告其實而託曰牀案柱礎
之故是教兒以詐欺之初也勿惜費易物兒之所欲
先與之食物玩具不論價高卑而託或盛稱鬼神道
佛魑魅罔兩之怪以嚇怖之禁止兒之所欲是教兒
以誑騙之初也勿放言以驕之若罵詈誶謗於人本
出自色慾財利自譽誇慢之意或唱淫聲俚曲謠鄙
猥褻雜令兒慣聞是教兒以放縱之初也此三者其

害甚於酖毒慎勿爲焉觀海燥髮之所聞見無事不
禮儀內訓之功最居於多云

觀海八歲時從白圭之郊外逢蛇有畏怖色白圭曰蛇
毒在口舌蹈首不能螫人不足以畏怖之兒試能殺
之使脫履跣蹈之觀海唯唯無艱之容忽蹈殺之白
圭嚴訓可以想

觀海童亂之時近鄰失火怖曰逃白圭曰吾幼亦言逃
有一老人謂大夫語當曰避火不當曰逃火吾改容
謝之爾後不曰逃亡富永氏亦曰男兒出一話一言
不當如婦女子

觀海十三歲始從父來于江戶。執贄於太宰春臺之門。春臺雖出於畿社。世稱當時第一流之人。其所周旋無非俊傑。自以方正端嚴。規誨生徒。雖同社士。視服南郭。平金華。越雲夢。板帆邱等。甚界。雖各以詞藻名於世。皆不精通經義之故。不能比肩之。觀海洞視春臺之意。劇切經義。貫串衆說。其所志在經濟之學。歲十九著六術。一曰達下情。二曰通貨財。三曰平穀價。四曰教貴穀。五曰變風俗。六曰改服章。春臺讀之。嘆曰。當今之賈生也。賞以其識大體。明時務。愛之逾他弟子。

延享四年四月。奉侯命。謁憲府。受璽書。十二月侯奉官命。衛紅葉山寢廟。是皆爲火器隊長。總管庫事。時歲三十二。

寬延戊辰。篠山侯移封龜山。當是時。職事鞅掌。不可勝言。侯居邸。在雉子橋門外。小河街。觀海在南芝田街。邸去小河街遠。而退朝之暇。猶侍膝下。商榷經史。以成父之志。若不知煩劇者。

觀海居恒。講軍旅。慣習武技。尤善劍鎗。其設心也。以謂古者文武不岐。春秋列國。卿士大夫。出將入相。所謂乃文乃武者也。蓋服膺備前。熊澤伯繼之所論。故當

其執藩政。所施爲多類。此。

觀海遭父之喪。哀瘠殊甚。喪期既闋。不忍就職。侯以職事不可闕之故。勢不得已。奪情起復。觀海亦不得固拒。強出視事。然素哺粥。不食酒肉。三年矣。

觀海服勞公事。前後煩劇。更僕不罄。寶曆中。侯奉命。數衛桔梗門。觀海爲掌鑰。爲隊師。爲番帥。朝廷聞其慣習衛事。能堪其任。特旨賜紗綾二卷。以褒賞其數次之功。實陪臣之榮矣。

觀海身體巨偉。眉目若畫。其爲人也。溫雅謹慎。不敢爲蘄危之行。篤倫理。重名節。好稱人善。故有一善。雖斗

筭之人口。之不置。其與人語。或答人問。苟有誤謬者。則雖經數年。必改曰。吾嘗有是言。其說未是。後有所見。其事如此。昔之言吾過矣。真率皆類焉。

觀海自少多病。常事藥餌。然以其愧素餐。勉強服勤。未嘗旬日。稱病而廢職掌。三十年矣。亦人之所難。

觀海雖崇信春臺。服膺其說。不敢主師說。故所持論。公正平穩。不似春臺以已之所自得。而律格於人之刻薄。寬裕有餘。故追慕者。至身後。猶自多矣。

觀海留志詩律。春臺之於詞藻。以爲未盡之。而乞雌黃於高蘭亭。蘭亭失明之後。奉徂來言。研精歌詩。歌詩

之聲在于南郭之上。遂於蘭亭社。有五子。名五子者。

謂觀海及谷藍水。詳見後編藤山懷月。名惟熊。字子祥。初為僧。曰名禪。賦字。

轍外號。白石。石相摸。人。竹鳴鳳。名正辰。字子德。竹川氏。江戶人。近藤西涯。名篤。字士業。備

前。中就中觀海為之魁。

井金峨匡正錄云。學問之道。有同好而否者。有異趣而。

佳者。世人阿黨。唯稱其同於己者。不同於己者。則沒。

而不說焉。甚至曰。彼譽我矣。我惡亦不稱彼。彼毀我。

矣。我亦惡。不議彼。是風一蕩。浮薄日成。如市井亡賴。

瞋目攘臂。喜罵訾於人。為士者宜愧之耳。龜山松崎。

君脩。獨立乎流俗之表。不狹同異於胸中。可以為難。

矣。古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豈不
然乎。今按金峨此言。在當時。稱揚觀海之為人。實非
為比黨者矣。

觀海弱冠。以父蔭補武騎。歷任行人。謁者。贊御長兼伴。

讀世子傳。火器隊長。藩參政等之諸職。班比藩執政。

安永四年丁未之夏。病咯血。侯將就藩。有內命。觀海

力疾朝候。時七月十六日也。侯親面命。進爵藩執政。

優其食祿。使撫養之。蓋異數也。謝恩歸家。其夕病大

起。疲弊殊甚。竟以十二月廿三日沒。歲五十一。葬于

先塋側。娶松浦氏。生男國望。國望襲祿。

觀海至病革遺屬子弟謀後事不及一言涉家事其所
指揮處分皆侯家之要務也一藩之士皆感其誠懇
云。

觀海早登仕途雖不以教授為專門下多名流如菊

池衡岳名禎字叔成紀伊人金谷玉川名英字世雄江戶人內田南山名

顯字長卿龜山人熊坂台州名邦字子彦陸奧人大田南畝名覃字子

蒲阪修文名圓字是也

頃讀南畝文集載祭先師觀海先生文云維安永九年

庚子冬十二月二十三日門人大田覃謹以清酌庶

羞祭故龜山大夫觀海松崎先生之靈梁木一壞不

見泰山觀海一涸不歸黃泉昔侍函丈今仰蒼天俯

而思之于茲六年既慙廬冢又歎逝川酌茲行潦庶

羞在筵尚饗按自正德享保迄天明寬政蓋八九年

諸家文集中祭其師及朋友文比比而有今時之人

獨遊記議論之文多而是等之事極少矣當時師弟

淳樸之風習可以見

服部梅圃

名行命號梅圃通稱與右衛門播磨人仕于飯野

侯

梅圃播之加東郡穗積人父曰道存母前川氏道存始

徙于攝之豐浦郡濱村。斯地為飯野侯別邑。道存擢為邑宰。頗有嘉績。梅圃襲職。後累遷至郡宰。服勤之四十年。清白之聲著於鄰國云。

梅圃性敦厚而公正。不苟動止。直方以御于家。節儉以檢于躬。奉職循理。常以經術修飾吏務。餽遺苞苴。無一所受。僻間常揭百術。不如一廉之語。以自警戒。

梅圃長於治民。其治績稱為攝之最第一。河內和泉之接壤之地。比邑稷官。至有徃徃視而倣之者。

梅圃少遊平安。受業於三宅尚齋。好讀洛閩諸家之書。其學主踐履。不喜文詞。其所趣大異於夫藻繪自喜。

浮華自衒之輩。故雖不甚顯著于文苑儒林中。則得之於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之意。濱村之地至今猶存其所區畫創制之規律沿用之。

寶曆五年乙亥十一月十二日沒。歲七十。葬於邑之北岸觀音寺先塋之側。私謚曰篤叟先生。沒之日。庶民衆吏痛惜。為難復得之人。追慕不已。皆謂斯人捐世公私共不幸矣。蓋非其學術操行超倫出群之人。何能至于如此。

梅圃娶上月氏。生四男。伯仲皆夭。叔信命襲祿。季保命。蔭仕。在江戶。後辭仕。教授為業。世之所謂麴溪書院。

栗齋先生是也。

服部栗齋

名保命。字佑甫。號栗齋。通稱善藏。攝津人。

栗齋梅圃之季子。蚤以父蔭補中扈從。別受律在於江戶。郎無幾。拔擢伴讀世子。既而善病。家居養病。當是時。村士玉水竊識其器。為營舍宅。而使居之。後及玉水將沒。遺言以其講堂圖書及凡百器財。皆附與之。以育其門人。於是代玉水教授其徒。都下之士有志於其學者。悉從學焉。

栗齋幼而穎悟。銳志於學。年甫十四。從五井蘭洲於大

坂。又與中井竹山。弟履軒友善。及長。所交久米訂齋。石玉黃裳。稻葉迂齋。及玉水。皆一時之名士。而講究此道。莫不切瑳。至老不息。嘗謂近時儒家。以闇齋翁為第一等之人。獨惜其學術授受。一傳二傳。其徒求道太急。工夫多端。不察文理。不涉詞藻。其末流之弊。遂至有捨文說理者。此吾黨之大患。而所宜深省也。不似平生為人。持論最平穩矣。

安永天明之間。江戶崇奉山崎氏者。莖莖若晨星。雖間有守其遺訓者。多乏學殖。不肆文詞。蓋自佐藤直方。淺見綱齋。三宅尚齋之徒。相尋歸乎泉下。授受屢變。

傳統不一。流分派別。不能無小異同。栗齋雖學家庭。講究有年。且以出自玉水之門。信服之者亦極多矣。玉水受業於山宮雪樓。雪樓尚齋高足之弟子也。故私淑其學者。以其授受之正統。推奉仰戴無所不至。尾張侯嘗聞其名。招延聽講。經義禮遇最厚。優賜十口糧。其他列侯貴紳。執弟子禮。從學者數人矣。栗齋講經。必先據文義。以斷義理。其改正因循之舊陋者。亦不鮮。學術雖主朱子。不甚拘拘於一家。嘗講易本義。謂門人曰。易道廣大。世經三古。人至三聖。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若堅守一家之定說。未為得之。朱

子之尊。程子也。至矣。然其為自說。亦已大異。從事我道者。當自知之。世之稱山崎氏學徒者。多異於此。而皆不免偏習之弊。若栗齋之所為。實可謂能學山崎氏者也。

栗齋之誨子弟。自邇至遠。巨細不遺。其所自得。在太極圖說通書。嘗謂性理之所淵源。全在此二書。故於二書。諄諄疏解。最極其力。盡致精微。

栗齋博涉群書。旁善詩文。與世之所謂道學者。流異矣。其韻度高雅。皆足以傳稱之。蓋天資之明敏。不假傍人之餘論。識見之高。過絕時流。當時稱道學。諸儒不

可企及。余見今時自稱性理學者，多是寡單陋習帖。帖自喜，豈不慙愧之乎。

栗齋喜怒不見色，簡易而得要。其於弟子，誘進多方，樂其業，成常見貧困無資者，躬自節縮衣食，傾畧贊之。賴以立業，得生者，前後亦不少。

寬政初，白川侯定信聞其學術之醇，正告官賜宅地於麴街善國寺谷。栗齋移居之，設庠舍，置負生，躬掌教授。又以平川市鄽地租資給膏火之費用，號曰麴溪書院。列侯貴人執質請教，遠方來學者頗衆矣。最後命世掌院教，蓋異數也。

栗齋平生所居一室，短几小硯之外，餘無長物而奇冊珍卷盈滿架上，尤重書籍，未嘗狼藉之。整齊卷帙，不苟披展。凡百玩戲無一所嗜，惟佳辰良日有暇，乃携酒出遊，散步近郊。

栗齋嫻於威儀，進退有度。又通曉時務，洞視人情，其所論議皆當施行，而未遇深識其器宇者，徒以理學被稱譽，遂不能為一時之用。展其才幹，洵是可惜耳。栗齋曰：近世人材有俊秀，無剛大者；有溫厚，無強直者。要之皆因宰輔無經世之宏器，教督無薰人之懿德也。夫施令效治之政，其所意不過舊例之條約，讀書

講道之術。其所志不過陳腐之空論。兩者皆無活潑之機。甚可以惑。

寬政十二年庚申五月十一日。以病沒。歲六十五。葬於麻布里善福寺。配大橋氏。無子。庶出二子。曰順。二曰彌三。皆早夭。平生不好著述。以發揮洛閩學術。精通山崎氏遺書。為專主矣。

賴春水師友志云。服部保命。字右甫。號栗齋。稱善藏。攝州小曾根人。在江戶築地。下帷教授。講說洛閩諸書。道理爛熟。而有條理。其學受諸於稻葉迂齋。且與村士某善。皆山崎門之學裔也。為人夷曠。懇懇言談。一

時稱儒宗。人或議其過高。後賜地于糺町。開學舍。初扁曰信古堂。龔村士某。學舍之名也。最後改麴溪書院。其鄉里小曾根。為保科侯采邑。其父兄皆為之宰。右甫初亦受一職。在江戶邸。其學成於江戶。初寓大坂懷德書院。故善道。五井蘭洲。中井甕菴之事。竹山兄弟。垂髫之友。六十六歲歿。

柴碧海枕上賸言云。文章之道。非求必其為賈董班馬。韓柳歐蘇之巧妙。要能解文理。而不紕繆耳矣。先君子嘗病崎門之徒。輕視詞藻。而不攻其技。往往懵然于文理者。故俾子弟專力于此。抑亦有故矣。崎門之

徒雖經術可見。講說可聞。不免寡陋者。皆爲之故也。
近時西依成齋。服栗齋二子。能自識之。其言曰。譯義
者。賤役也。欲應對華人。不得不修之。詞藝者。小技也。
欲精熟經旨。不得不攻之。譯義詞藝。皆我儒者之一
端。此言得焉。碧海爲余誦其所諧記栗齋五絕一首。
曰。處世亦如何。愁自多於草。荒荆又蕪榛。一艾待君
掃。此詩原三首。栗山訪栗齋日所賦贈其
餘二首。今忘之。世未知栗齋詩。故記。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七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八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石筑波

名正猗。字仲綠。號筑波山人。通稱左仲。石島氏。自
修爲石。遠江人。

筑波初名藝。字子遊。號穎川。稱與右衛門。江北海詩史。
誤。仍前後之名字。又爲尾張人。是未知其事。歷言余
嘗得見筑波之所。自書譜牒及年譜撮要於此。當時
稱門人。無繼述其業者。故傳言行者頗有異同。後世
傳之者。採余所記。可以爲實錄矣。

筑波本姓尾見氏系出自

敏達帝帝幸嬪夫人藥

君。生春日王。王子曰妹子。始賜小野姓。

推古帝

十五年十六年累奉使於隋。隋書曰蘇因高者是也。妹子十一世孫。篁以文學顯。其次子好古。朱雀

帝天慶三年遣討反賊藤原純友。以功拜從三位參

議將軍。兼任備中守。好古十八世親家。四條帝

曆仁中補左衛門大尉。始氏尾見。以其世居于下總

尾見川也。親家十五世孫正忠。天正中屬常陸下館

城主水谷政村。以勇武聞。田野之役。十六歲先登。獲

下野武玄首級。時稱為功最第一。每戰斬獲數十人。

青史傳記以為美談。小田原役。結城城主結城晴朝

與政村謀。使正忠為斥侯。還報曰。城不可保。言果有

驗。晴朝政村大賞賜之。又賜稱。豐前故事。不得陪臣

私稱國名也。後安中役。被重創。沒歲三十二。無男有

二女。長女先嫁。同僚石島正義。於是使正義為之。冒

尾見氏。奉祀嗣。自慶長五年海內統一。政村安堵。舊

領為下館侯。正義生正吉。正吉生正敬。皆仕於下館。

食祿五百石。老後稱土休。居于筑波山陰。村田邑。

歲九十六。沒。男正盛。辭去下館。仕于沼田侯真田信

吉。後仕于濱松侯本庄宗俊。食祿三百石。膂力絕人。

能彎強弓。其爲人也。魁梧美髯。甚有威容。享保已亥。
韓使來聘。道經濱松。侯爲設饗。正盛奉侯命。周旋舍
館。掌供享禮。與其製述官書記等筆語。專席而坐。書
記等相進拜視。畏怖嚴毅。不覺巡遶而遁去。時人以
王商目之。正盛生正數。字有孚。稱與兵衛。自父在時。
別受祿三百石。左右承事。頗有膽略。侯器遇之。內外
機務。倚賴行之。正數博覽群書。最精禮儀。年六十三。
沒。娶橫山氏。以寶永五年戊子八月八日。生筑波於
小河街。侯邸。

筑波岐嶷絕倫。六歲就叔父正侯。受四書五經。會病痘。

廢唔咿。數日病少愈。慮其遺忘。私自考索字書。卒業
課程。

筑波十歲。質若成人。正數嘗宴族人。筑波能掌典。謁應
對周旋。無所過誤。來賓皆竒之。

正數與物徂徠善。令筑波寄書於徂徠。將以請業。未及
到于江戶。是時在濱松。無幾。徂徠沒。故入于服南郭
之門。

筑波會族人之招宴。從父正數趣之。以其童齒。坐在席
末。膳碗之用。亦塗漆者。不供之士人。蓋亦塗漆。惡之
物。素厠僕之徒之所用也。筑波正色言曰。吾雖幼也。

不似苟辱烟屬何以厮僕之器遇待之主人慚謝代
器時歲十二

筑波天資卓犖豪邁負才故不能柔心應世俯仰仕進
之間早上通籍心常快快不樂嘗與諸當路之人議
事不容遂致為臣而去浪遊京攝侯怒將禁錮之捕
索不獲竊變姓名又更通稱時享保十五年庚戌六
月歲廿三

筑波磊落好酒而不為家然以詩才雄視一時遊京詩
云弊裘仗劍入西京自比能文陸士衡誰見篇章焚
筆硯豈將詩賦讓簪纓一時羊酪無人問千里尊羹

動容情浴下書生詩博物寥寥未聽茂光名蓋是時
以學博著聞京師者伊藤東涯岡龍洲宇明霞等也
而不滿其意狂誕放恣大率如此

筑波西遊之歸途留滯尾府四年從遊極多矣後隱居
於筑波山下蓋以舊田宅在于此也先世家僕鈴木
生者兄弟三人力耕給衣食居二年到江戶寓於津
藩藤堂巴陵名良鼎字君
稱平藏之家巴陵姊之夫也受業
江南溟名忠圓字子園稱
幸八但來門人名於時別營一室使居之
筑波大喜閉戶讀書專志於學無所顧慮至衣弊不
知姊自側製新換之其篤志可以想見

寬保壬戌春初辭巴陵僑居於駒籠吉祥寺前講說授徒業振于一時南郭門人未嘗有下帷城北者由是從學者極多矣

筑波家極窮貧而不敢措意嗜酒好客雄飲盡斗每交遊到雖窮甚時沽醇擊鮮快意劇談發狂吐氣旁若無人一坐之人罄歡資若不足則典衣服以繼之更無惜吝之態

筑波每自携罇持壺沽酒市店沽者愛其虛襟與風挹雖無資時任其時值不少索價筑波不厭積逋居恒為之其所償債不能賠還

筑波山舊田廬距江戶僅二日程也筑波健走強脚大率旦發夕到嘗過小金原一瞬數十里素無人家會有一小屋入憇吃烟飲茶及自出錢十文謝去一壯夫曰客何為者人命至重其謂錢可以贖乎唯金可贖吾意若無則衣服資裝耳來憇者是為常非特於客已筑波勃然罵曰若賊漢謂易奪乎我為後之道於此者能杖之其徒五六人把刀逆之筑波未及拔刀以杖擊二人眉間皆卒倒氣絕一人被蹴膺胸二人走逃壯夫愕視不能抗拒而敵之叩頭謝罪乃置不校而去

筑波携弟正叔自京師歸道過大雨大堰河溢旅客闐
委空手候涉驛舍物貴費不可言因顧告弟曰橐中
裝資幾何無為坐待懸罄乃起劫雇夫四人優給渡
錢曰吾試先亂流渡時水聲猛汛不可得言中流反
顧弟及僕一人四人雇夫挾扶極苦或浮或沈既皆
失色將溺漂於怒漩跳波中筑波厲聲號呼曰大大
夫何怯之甚遂得濟免後每語人曰昔大堰河之難
一追思之使人至今毛起骨寒矣

筑波自辭仕侯國辟命謝絕不應講業殊盛自朝及夕
戶外屢常滿自以誘後進育人才為娛是故蟻附麀

至者甚眾雖市井人亦知聲名稱其學德之優

筑波賦詩作文其著意時信筆而成不必考索典故臨
時立稿不欲縝密精緻然無與鍛練細思者甚異矣
又少貯書多借之人辨給所考援一聞見者經年不
忘強記絕人又彈正諸友之文詩駁其誤錯無復遺
忘之經數十日談之不差一字

筑波尤長於詩陶鎔雕鏤高華調麗之篇章洩發於抵
掌笑噓之間若不經思板帆邱自負才氣睥睨時流
不敢稱譽於人而稱筑波曰絕倫之才博達之學我
土未曾有之人也吾誦其詩目駭魂褫不能抗衡方

軌於通衢大街之中。大家巨匠宜避三舍。
江北海詩史云。余錄筑波詩殊多矣。神氣軒翥。筆端活
動。若能以精細工夫。則可以為詞壇之旌門。惜乎其
輕躁而下筆。亦復疎卒耳。今按此言。可謂得矣。蓋褊
急速脫。不欲遲重也。
筑波受業於南郭。雖祖述嘉萬七子之詩風。而不專主
李王之緒論。博采眾家之所長。其示子弟曰。學詩者
猶學割烹。割烹之法。在于鹽梅。鹽梅之設。在于調和。
調和之理。在于濃淡。濃於可濃。淡於可淡。濃淡不失
其序。是庖人之伎倆也。學詩者。著眼於此。思過半焉。

今人誦法李王。不及其他。奚能識濃淡之適於口乎。
識此而後。咀嚙眾味。無處不詩量。

山本北山。奚疑漫筆云。先師桃蹊翁之友。石筑波者。南
郭弟子也。享保未上封事閣老某侯。言時務五條。其
中有置匭於城外。通衢以受四方之書之事。其言一
曰。延恩。有以觀農勸工。養親撫姻。殖財營生。索贖。緩
罪。諸請求者。投之。二曰。招諫。法令舉措。時政得失。彈
劾百司。諸規箴者。投之。三曰。伸冤。披抑伸屈。摘撥隱
匿。上下蔽蒙。諸吐實發呈者。投之。四曰。互警。天變地
妖。禎祥青災。人事利害。鬱抑不見。諸欲明白之宜。後

者投之皆以憲府四員充此職使知國事則何憂下情之不相達乎嗚呼慄慄中有如此之卓見真可敬服。

寶曆八年戊寅八月十七日以病沒歲五十一葬於駒籠養昌寺配原氏生良綱早逝無嗣門人懸川醫貞舟橋元亮奉遺託梓行著述斐荷園初稿四卷是也又有二稿四卷遺文六卷皆爲未定稿余嘗見白石孝女傳一卷既刊之。

鶴士寧作墓誌銘云參議之文將軍之武燁燁燁燁光於千古後世雖衰不辱乃祖文乃如華武或如虎偉

我先生兼具其身馮河涉難暴虎亨屯計豈得已膽氣略申赴赴武技宜我超倫生遇泰平勇無所震蔚矣其文獨稱席珍東帛交互侯不能臣退而修業誨人諄諄篇章富有孰憂身貧旨酒是耽良朋是親一時風流亦有若人。

古人見一善而忘百非善善之心長而惡惡之心短矣今人見一非而棄百善惡惡之心長而善善之心短矣筑波自少壯豪邁簡直不欲俯仰於世當世之逢掖雖知其文藝陽稱譽之陰妒忌之概謂其人浮薄不足以言又以其疎忽去藩之事作為秀言裁抑仕

途。使。之。不。得。就。斗。升。祿。偃。蹇。至。半。百。侯。國。雖。有。聘。徵。
妒。忌。之。者。託。言。於。一。時。處。置。不。得。其。當。而。非。斥。之。雖。
然。其。才。學。之。聲。傳。喧。都。鄙。不。能。屈。抑。之。云。嗚。呼。此。弊。
古。今。時。勢。所。不。得。免。以。筑。波。之。才。學。獲。排。擯。於。時。栖。
遲。衡。門。抱。遺。經。於。窮。巷。敗。屋。中。豈。非。命。乎。要。之。見。一。
非。而。棄。百。善。今。猶。然。余。深。有。所。感。於。此。

孔生駒

名。文。雄。字。世。傑。號。生。駒。山。人。日。下。氏。通。稱。真。藏。河。
內。人。

河內，日下里，在生駒山麓，國風之所稱，日下一作草加。

又作孔坂，方音皆訓，久作嘉，故自修為孔，於文詞用。
之。八。世。祖。盛。貞。為。里。之。平。陵。祠。官。長。慶。長。中。當。浪。華。
有。事。時。從。木。村。長。州。屢。有。勲。勞。後。屏。居。於。此。為。農。夫。
有。素。封。名。土。豪。邑。里。至。父。益。胤。字。公。祿。始。好。學。娶。足。
立。氏。以。正。德。二。年。壬。辰。二。月。九。日。產。生。駒。
生。駒。初。號。鳴。鶴。陳。人。蓋。依。姓。以。稱。之。後。以。就。似。誇。大。改。
號。生。駒。山。人。又。號。愚。拙。農。夫。

生駒之為人，也。倣儻有膽略，任俠自喜，尚氣節，慕豪放。
蚤。抱。四。方。志。欲。以。文。學。遊。事。於。侯。國。而。請。之。父。母。不。
聽。乃。潛。意。六。經。研。究。數。年。遂。以。博。覽。宏。識。著。稱。於。世。

生駒少壯涉獵群書。強記過絕於人。始學家庭。專修性理。後私淑物徂徠學。好爲時習。所謂古文辭者。唱李王說。然不欲以詞藻被稱譽。留志於水利運漕。貨殖交通。產物開墾等之諸事。唯以時務經濟爲己任。其所言皆悉當世之緊要也。而不遇有爲之君。其所抱負。遂不能展。洵可惜已。

生駒嘗曰。制國用。出四儲。三用三則。雖有水旱疾疫凶荒事故。國常足而可以無患。肉食者誰不知苛刻急斂之壞民心。薄賦輕稅之興家國哉。或對曰。城郭邸舍。俸祿餽廩。朝勤享聘。兵賦諸司。婚嫁慶弔之諸費。

不可廢置。所以用不足也。生駒曰。已成之形。不可以損。已許之分。不可以奪。日弊不知檢。月竭不知耗。歲窮不知變。寄政於膏粱子弟。仰給於富有商估。僅救目前之急迫。而恐其不贍。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也。其人赧然曰。噫。今之爲侯伯者。聞之誰不感服之乎。

彥根執政與山右膳。虛已禮士。嘗延生駒。優待尤厚。問經濟之要。蓋與山氏當路於藩。是時在於立法改革。舊習發令設施。新政生駒曰。立法當考魏晉以上發令。當效唐宋以下。非能辨識時勢。練達治道者。難相

共言魏晉以上簡而要。唐宋以下捷而便。與山氏大喜將薦之於侯。有或阻之者。竟不果。

生駒家素富有。至生駒時。不欲儲蓄。有請稱貸假借者。必能然諾。先是父祖皆以典當人之田宅。散債收息。生駒性淡財利。不好貨殖。不論耗羨。然生計益豐。還陪於舊。

生駒器宇弘濶。不喜粉飾。推誠接物。疾惡世之偽飾。儀觀以樣態為風采者。若將浼已。嘗遊京師。與吉益東洞交驩。東洞雖以方技著稱一時。其人性好修容。止語默進退。盡有得色。不似優遊藝園之輩。殆若官吏。

然生駒謂之曰。古言禮之容貌。不在於外。而在於內。聖賢師心。不師跡。雖百世道同矣。鄉愿師跡。不師心。雖時同術異矣。東洞深然其言。而竟不能罷之。修飾邊幅。如故。其事傳聞藝園。或作詩云。東洞先生老學。醫經方祖述。漢張機。星霜五十術。何陋弟子三千信。且疑萬病有源。惟一毒。私言雖善。奈公議。文雄武傑。憐修飾。目睫依然鸞鳳姿。

生駒常謂沽虛譽於世。不若聽之於識者。遺儲貲於後。不若賑之於窮者。

生駒自以經濟為己任。其所論辨。往往有驗。多以觸時

忘故不記。復野東皋書中云：善爲治術者，在於務守祖宗之遺法。在於謹除弊冗，補修闕漏。近世之人，動輒生新，規畫者皆因不識形勢。一世自有一世之形勢。一時自有一時之形勢。欲一致謀謨，贊成政事，而下手其間，雖有善治，不計形勢，有必所不行矣。谷時中上書請遷都，是知變革救時之機。未知國體之貴，因循之故也。新井君美建議，請設勲階，定服色，興一代之制度，是知制作之時。未知上下貴賤，固執舊習之故也。物茂卿獻策論土著言兵賦，檢肥磽，詳利害，欲以審定條令，是知人情所趨向之要。未知遠邇不

欲動移，朝野安故態之故也。三子皆以經濟學自負，而其迂濶於形勢如此，而況於他人乎。今按此言，足以窺其所抱負之一斑矣。

延享乙丑冬，遭父喪，自能守制，哀毀過禮，神色不旺。繼亡諸弟，又喪母，頻年丁憂，卧病二年。於是乎就醫療於京及浪華，或往來鄉里，藥餌無効。以寶曆二年壬申十二月晦日，没于家。時歲四十一，葬於里之來照山。平生欲修南朝之史，收集建武以降，記傳譜牒諸家雜說，以考訂異同。編著既成，題曰延慶史斷。爲卷卅六。又有望楠舍文稿四卷，生駒山人詩集七卷。

多湖栢山

名安。字玄泰。號栢山。初通稱新五郎。後以字為稱。美濃人。仕于松本侯。

栢山。祖父春庵。初受業於林羅山。父赤水。從學鷲峰。皆仕加納侯。加納今之松本侯。先封也。食祿三百石。赤水歷仕侯家三世。松平丹波守光重其子光長孫光慈栢山以父祖蔭。早登仕籍。祿加賜三十石。通前三百三十石。

栢山壯遊江戶。執贄於林鳳岡之門。研究理學。又與桂彩巖。商榷風騷。專意詞藻。受其雌黃。蚤有作者聲。鳳岡。男榴洞。名信。充字。士信。襲任。大學頭。嘗贈詩云。祖先皆是悉登

營。鄉慕儒宗。意頗傾。把筆鳳鸞。如有勢。吟詩金石。似聞聲。官階從列大夫位。甲科空題學士名。公事紛紛猶夙起。晴天斗轉。又辰橫。蓋記其實也。

栢山往來京攝江戶。前後數回。中年以後。雖辟在松本。其所交通。若源白石。室鳩巢。梁蛻巖。木菊潭。安澹泊。三宅觀瀾。岡龍洲。土肥新川。秋玉山。釋萬菴。向井滄洲。清僊叟。江北海。龍草廬等。應接不一。今閱各家詩文集。贈答頗多。故至于今。其家能傳諸家之遺墨。數十紙。蓋松本地。與都下異。而無有火災。所以現然永存。是亦世之所希也。